

合常氏既附會漾水之名以為東漢又妄以沔出
蟠冢合白水為西漢是明與蟠冢導漾之文相悖
桑氏又析漾沔為二條其流迥別至云漾合白水
羌水則與禹貢東流為漢之文又不符合今按通
典蟠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山
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蟠冢山西流與
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蟠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
源出沔縣蟠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即五丁峽之
蟠冢禹貢蟠冢導漾乃沔縣之蟠冢非秦州之蟠
冢知蟠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漾之

三子九十四
與沔本為一流與隴西之蟠冢都無交涉常氏之
誤可不辨而明矣沮水出武都東狼谷東南流注
漢水經此條在沔水下而此又云漾水出隴西蟠
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不惟兩漢水皆合於
沮必無是理而漾水近在武都之蟠冢反遠引隴
西之蟠冢東流至武都為漢其誤總在以兩蟠冢
為一山故自為矛盾如是酈氏於漾水條下又云
通谷水出東北通溪上承漾水西南流為西漢水
則未嘗按脈察理而牽合桑氏之說以成其誤不
知漾水實東南流無由西南流與嘉陵白水相合

也山海經云蟠冢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沔
郭璞云在武都氐道縣南蘇氏書傳云漢始出為
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皆謂東漢水也
其嘉陵江自兩當略陽出陽平關至朝天峽南逕
廣元縣又南逕昭化縣白水江自階文來入之酈
氏所稱西漢水南入嘉陵道而為嘉陵水常氏所
稱會白水經葭萌桑氏所稱至廣魏與白水合又
至葭萌與羌水合者皆謂西漢水也黃氏日抄云
漢水二源一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
巴中縣入江今重慶府巴縣一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

水至漢陽軍入江觀此則二漢水源流益洞然矣
何紛紛聚訟爲哉

殛鯀辯

東坡謂史記舜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云云屈原云鯀悻直以亡身則鯀乃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皆小人安能變四裔之俗哉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爾此論極當而史記乃附會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惡獸之名杜預又以檮杌爲鯀若然則所謂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不才如此四岳何爲

而舉而堯何爲姑試之耶皆不可通韓非子又謂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與共工諫堯不聽舉兵而誅鯀於羽山誅共工于幽州呂氏春秋則謂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欲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舜於是殛之羽山審若是則堯舜揖讓而先以征誅而舜乃以私憾殺鯀何以服天下由是黃熊玄魚黃龍諸妄說紛紛而起禹何其不幸哉按楚詞注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與東坡之說相近差可信

姜貞毅葬衣冠辯

三三九
萊陽姜如農塚如須垓兄弟齊名時稱二姜如農
崇禎末爲給事中建言謫戍宣城衛鼎革後遂卜
居吳郡不歸鄉里給事死遺命葬宣城以謂故君
未賜環不敢首丘吾友張杞園貞作祠記書其事
南北名士多歌詠之旣而遷其夫人之匱合葬於
宣而葬給事之衣冠於父母墓左予謂非禮也夫
給事身值滄桑居吳不返或歲一歸省墓或數歲
一歸省墓猶可也死不首丘又不歸骨先壟顧遠
葬戍所此則矯激好名之過而害天性之恩可已
而不已者也至遷其夫人遠祔江南而以已衣冠

代歸葬此尤非也已不歸葬已無以慰父母之望
於地下乃并其婦已葬之骸骨大去其鄉明其與
父母絕矣孝子忍乎哉是何其於君臣之義厚而
於父母之恩薄也禮曰禽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
時則必返巡過其故鄉回翔焉鳴號焉躡躅焉踟
躑焉然後乃能去之矧血氣之屬尤莫知於人乎
予讀思穎詩每致憾於歐陽永叔茲給事之葬亦
未敢附會以爲然聊書杞園記後以質諸知禮者
云

陳同甫曹操論辯

陳同甫論曹操當合張魯之資乘漢中之勢整兵
臨蜀則劉璋震恐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雖至而
亦不能禦況荊州用武之國備必不釋以與人而
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璋降蜀平然後命夏侯淵
張郃守之躬自還鄴整兵向荊使許洛之兵衝其
膺蜀漢之兵搗其脊絕吳之糧援則荊州破劉備
蹙然後傳檄江東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云云
予嘗考之昭烈入益州在建安十九年操破漢中
在二十年是時昭烈已領益州牧有諸葛公為股
肱法正為謀主趙張馬超之屬為爪牙劉巴彭義
之流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綱舉目張蜀中已成
磐石之勢安得謂蜀人懾操之威必不拒守而且
謂備不入蜀璋必出降如矇者之道黑白耶讀龍
川集至此不覺失笑故辯之

詩品辯

鍾嶸詩品予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舛謬不少嶸
以三品銓敘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乃
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為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
豈但斥鷃之與鯤鵬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
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

三子年
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昭謝朓江淹下品之魏
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
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譌千秋定論謂
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喋譏其以筵
扣鐘乖反彌甚至以陶潛出於應璩郭璞出於潘
岳鮑昭出於二張尤陋矣又不足深辯也

鳩食麥說

康熙癸丑新城之曹村有鳩千百食麥按月令言
仲春鷹化為鳩喜其能變不仁之心也王制言鳩
化為鷹然後設罽羅周禮司裘注仲秋鳩化為鷹

月令於仲秋當言而不言者惡其變而之不仁也
夫鳩性拙乃不終安其拙一變而為強悍猛鷲之
物可謂不善變者也今不待仲秋而害稼與蝗蝻
騰蝨等鳩之不仁甚矣抑猶鷹之心也夫噫

靜逸說

再亭通政家食時封公訥菴先生嘗題其讀書之
居曰靜逸通政君官京師復以是顏其居志不忘
也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為學語又有之曰性靜情
逸蓋因靜得逸即聖經靜而能安之說也昔人有
悟心動神疲四字而獲長年者則知養生家言亦

不外乎聖賢之旨先生以是爲教通政君拳拳服膺久而不敢忘家學之淵源家風之慈孝皆於此乎徵之旣以通政君命題額而又識之於後以伸仰止云

記陳氏再生事

陳氏鳳陽府虹縣人陳文升女也初文升父宗卿以事株連繫獄有陳玉秀者仗義營救得免德之因以女字玉秀子某時甫八齡耳未幾值歲祲玉秀將攜其子遠適瀕行留半鏡爲他日驗泗州人周二虎者土豪也瞰玉秀多年不歸強委禽焉女

知之以死自誓二虎率衆劫之女自縊死時康熙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女是時年十八矣父母葬之而歸妹於周十月十日忽有犬數十羣吠遶其墓蹄而發之女復甦過者聞棺中女子啼聲走報其家父母亟趨至問曰汝已葬半月今人耶鬼耶女曰女非鬼乃人也急開柩攜歸二虎聞復欲劫之女遂投玉皇菴爲尼二虎終怙惡凌逼不已女乃免其鄰黃子貴妻胡氏同走京師叩 閣訴冤事下刑部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也女年二十有三部檄安徽巡撫當周二虎罪而二虎死女復叩

閻余適以左都御史遷刑部尚書覆疏二虎既死無庸更議乃其夫某適至京出半鏡合之良是奉旨令完婚於京師則康熙三十九年某月日也

書寧海木工事

康熙三十年寧海州有木工十數人浮海至大洋忽沉舟其家皆已絕望矣八年乃俱歸言舟初入洋條有夜叉四輩掣其四角入水至一處宮闕巍煥如王者之居曰此龍宮也王欲造宮殿而匠役缺故召爾輩至此無恐也尋傳王命令入亦不見

王遂至工所各使飲酒一甌即不飢渴如是八年不思飲食而工作不輟工既竣夜叉復傳命爾輩久役於此今可歸矣王有犒直已在舟中可自取之各令飲蜜漿一碗夜叉引入舟復撮其四角舟已出水上其行甚駛頃之抵岸忽覺飢渴乃覓酒肆飲食而舟中先已有錢數百千持以歸舟主楊御史也操舟者得珊瑚樹一株於洋中持以獻蓋亦龍王所酬也初諸匠至工所有督工者自言亦寧海人諸生馮姓春名字大年比歸訪之則馮得狂疾閉置室中八年矣匠至而疾瘳如舊相識者

三十五
所言悉同楊名維喬字岱楨順治己亥進士以御史外遷口北道叅議有廉幹稱

書謝良琦事

全州謝良琦字石臞能爲古文康熙初以明經通判常州恃才傲睨意不可一世常以謁巡按御史與予解后公解初未相識彼此不交一言罷去既而知其子也乃遣使過江致書問通殷勤後貽其刻集中有爲予漁洋詩序予笑語人謝君何前倨而後恭也會同年江陵胡默齋在恪官江南提學聞謝名過毘陵因召見之謝時有母之喪要經而往

甫登舟胡亦卞急人也望見之怒甚急使麾去謝傲然不屑予按唐李林甫欲致蕭穎士時穎士居喪廣陵聞召詣京師縗麻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忿乃作伐櫻桃賦以刺之與良琦事正相類著之以爲文士傲物之戒

書宋孝廉事

雲間宋孝廉懋澄副都御史徵輿之父也精數學徵輿生時預書一紙緘付夫人曰是子中進士後乃啓視之至順治四年丁亥徵輿成進士始開前緘有一行字云此兒三十年後當事新朝官至三

三五八
品壽止五十其後康熙丙午果以宗人府府丞遷副都御史至三品明年丁未卒官年正五十也又嘗與淮南白孝廉某同年友善白亦精數學一日宋晨起謂夫人曰今年九月某日白君當死渠無子我當渡江取別爲治後事遂買舟渡江比至白已候門迎笑曰我固知兄今日必來相送遂閉門相對痛飲數日至期白無病而逝懋澄爲治後事畢乃歸歸謂夫人曰白君事已完吾明年三月亦逝矣如期而卒宋有九籀集如稗官家劉東山杜十娘等傳皆集中所載也

書化鶴事

南昌府驛路旁有精舍距江跬步溪水迴繞修竹萬个風景清幽康熙初忽有偉丈夫襍被來宿貌甚雄奇語操西音居止旬日自言愛此地風土欲爲僧寺僧難之曰吾橐中有百金裝盡以相付但仰饘粥於此足矣從之隨落髮每日粥飯外即面壁不語或竟夕不臥亦不誦經參禪如是六七年初不解衣或竊視其兩臂皆有銅圈束之莫測也一日日夕與儕輩立江干有數人泊舟登岸望見之大驚趨前揖則揮手止之耳語移時別去戊申

歲忽沐浴禮佛遍別寺僧云明日當涅槃眾以為
 妄漫應之至期敷坐江岸頃之火自鼻中出煙焰
 滿空有白鶴自頂中飛出旋繞空際久之始沒周
 伯衡體觀時為南昌監司述其事作化鶴記

書諸暨陳氏女子事

浙東亂時諸暨陳氏女子年甫十六為杭鎮撥什
 庫某所得鬻於銀工逼之堅不肯從會杭人郭宗
 臣朱□生尚御公者倡義贖金以贖難民知女子
 之節贖之甫至忽友人某贖一童子問其鄉里姓
 氏則其夫也明日贖一嫗至又其母也繼又贖一

嫗至又其姑也有兩翁覓妻女踉蹌至門詢之又
 其父與翁也兩家骨肉一時皆聚悲喜交集鄰里
 聚觀太息以為異事有泣下者蓋女子將於十二
 月二十四日婚而兵忽奄至遂被掠云三人者具
 衣帨治酒醴為之合盃給裝而歸之

書盜發修武伯墓事

康熙四十三年三月西城外有盜發古冢視其誌
 銘乃明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食祿一千一百石修
 武伯沈清墓也清字永清滁州人洪武壬申嗣其
 父為燕山前衛百戶守禦開平永樂間五從車駕

三才集事
卷九
北征有功累陞本衛世襲指揮同知洪熙中陞後
軍都督府僉事賜蟒龍衣充叅將鎮守大同尋命
爲總兵官鎮居庸宣德中征樂安州破兀良哈北
狩洗馬嶺皆扈從陞都督同知總督官軍匠作修
造京師城垣濠塹橋道正統中陞左都督勅諭提
督營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正統
辛酉告成特陞今爵錫誥券子孫世襲以八年夏
四月戊戌薨年六十七葬阜城門北原子榮孫煜
留守中衛指揮王淳撰文卞聚書龔善同篆予考
弇州仁宣以後功臣伯表無清名故具錄之

書門人程聖跂二母賢節事實後

聖跂本生母及嗣母皆吳氏蓋同胞兄弟也長適
程君肅菴爲聖跂本生父季適程君畏巖爲聖跂
嗣父亦同胞兄弟畏巖卒無子以肅菴第三子爲
嗣即聖跂也初肅菴已出嗣世父於畏巖分爲從
兄以服次論之聖跂義不應嗣然畏巖疾革繫念
承祧思于諸猶子中擇一稍長者爲之嗣屬意聖
跂而未敢言時肅菴適遊學他郡諸戚屬俱相顧
未有定議肅菴之配吳獨毅然曰吾觀叔氏似待此
瞑目何忍聽其不祀乎於是告于舅姑之廟遂以

三、子
聖跂定嗣焉是舉也自伯叔以及內外宗黨皆嘖嘖稱其賢即肅菴聞之亦以其能達權通變委曲以成大義也而深許之畏巖卒時其配年甫二十自定嗣後柏舟砥節皎若冰霜亦賴其姊時時左右之俾無艱虞以成其志論者蓋兩賢之而聖跂服勞奉養於二母間皆能得其歡心今嗣母年登五十例得題旌聖跂因臚舉事實乞余一言以徵信夫巾幗中如程氏二母亦非易及者爰爲標舉大概連類書之俾聖跂他日附之家乘云

帶經堂集卷八十一

帶經堂集卷八十二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禎貽上

晉蠅尾續文十

神道碑

誥授光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謚文襄李公神道碑銘

有天下之大勇然後可以集天下之大事有天下
之大智然後可以決天下之大幾有天下之大忠
然後可以定天下之大難此三者惟漢諸葛忠武
唐裴文忠宋韓忠獻足以當之若故相國文襄公
者其在伯仲之間歟謹按狀公李氏諱之芳字鄴

園其先真定棗強人徙濟南之武定曾祖考鮮祖考登雲考才望三世俱 皇贈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曾祖妣康任祖妣蕭妣李皆累贈一品夫人公生而雄駿非常顧盼英偉弱冠中崇禎壬午鄉試連丁內外艱順治四年 賜同進士出身授金華府推官屢平反大獄嘗云聽斷者在得其情而已即有不得寧為閉閣勿為鈛筭御史按部當慮囚例攜案牘自隨公曰無庸也口占織毫無誤御史服其能于是創修兩浙賦役全書臺使者一以屬公書成戶部著為甲令以卓異入為刑部廣東司

主事稍遷山西司員外郎與修大清律遷湖廣司郎中先是六部設啓心郎綜理諸司之事班侍郎下至是官省不設而刑曹案牘繁蹟無所統壹大司寇才公疏請久任總理十四司如啓心郎故事順治十五年改廣西道監察御史疏請革私僉民解禁委官查勘之弊皆報可出按山西首延見士民周咨疾苦會 遣滿洲部員清核逋欠公移檄嚴禁有司逢迎科斂及部員要挾賄賂令下肅然無敢干者巡方罷歸京師當是時投匭告密之風大興公抗疏請申嚴叩 聞反坐之例刁健為之

三子存之
聖朝屬統文卷十一
二
衰息正黃旗與正白旗爭田各有主者以農事亟
命戶部尚書蘇納海公同直隸督撫踏勘公抗疏
言倣載伊始不宜以踏勘廢東作大司農等亦疏
言如公主者疑袒白旗矯詔下蘇公洎總督朱公
昌祚巡撫王公登聯于理公竟無恙出巡浙鹽到
官三日立集諸商給發引目省陋例十餘萬兩鹺
務無所容其奸商蠹汪仲琰等四人朋比作奸特
疏糾之仲琰等走京師以給事中汪之洙為窟穴
之洙者細人也素不齒于士類公再疏糾之洙之
洙坐免公論快焉進掌河南道事首疏請甄別督

撫大吏其略曰世祖皇帝賞罰至公其時督撫
不敢恣睢無忌猶不時甄別處分故吏治肅清民
生不困自順治十八年後遴用督撫鮮無因而得
之方其節鉞初膺已有所恃以為濟惡之地矣故
一至地方以下僚為奴隸任傳宣為爪牙賄賂權
奸惟所欲為且與受同罪之法過嚴無復敢糾督
撫之貪婪者非惟不敢糾督撫而已且不敢糾司
道守令上下相蒙日甚一日數年以來未嘗因貪
縱重處一人至于粉飾功次冒濫階銜副都御史
捐銀千兩輒加侍郎侍郎捐銀千兩輒加尚書何

一非取之百姓者彼知有貪之利無貪之害何所
憚而不自恣乎繼疏言政本關係最重其略曰順
治十八年以後輔政大臣在內直內院遂移外署
各衙門表章皆至次日詳看且進呈止學士而大
學士顧不與設官立法之初意其謂之何請 勅
令大學士仍在內直詳看本章即日票擬公同進
呈以杜任意更改之弊是時 上初親政內而政
府外而督撫皆關釐正因革之大者故公奮然指
陳無所鯁避於時直聲動天下後二十餘年 上
屢責臺諫諸臣不言事即有言多毛舉細故因太

息謂若李之芳者真御史今竟無其人耶蓋公受
上知之深如此內陞以正四品管河南道事密
陳封疆關係非輕疏語祕不傳超拜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疏請議叅罰繁密有司難于奉行請定盜
案獲半免罪之法以杜諱盜誣良之害著為令奉
令勘巡鹽杭常二御史于浙遷吏部右侍郎康
熙十二年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總督浙江等處地方軍務是年冬吳三桂叛雲南
其明年春耿精忠叛福建三月反狀聞公急檄各
路兵分守要害遣王廷梅等率精銳扼仙霞關大

賚將士遂會駐防將軍巡撫提督議大軍進駐衢州衆既集日中未決公慷慨言曰吾雖文臣位在提督上當帥三軍倍道以往義無返顧遂起五月公移駐衢州疏請設立援勦三營申嚴軍令七月閩賊犯衢州公大閱將士于水亭門諭以大義衆皆踊躍感憤遂同將軍賴塔公帥諸將直薄賊壘賊空壁出接戰良久退入壁公督諸將疾攻之賊復開壁出鏖戰礮聲震天矢石如雨麾下請少避公叱之曰吾三軍司命諸將視爲進退今日之事有進尺無退寸以兵勝敗爲吾死生耳督戰益力

賊敗北遁走翼日進兵壓其壘賊氣奪不敢復出越一日拔柵宵遁是役也以三千人擊賊數萬之衆無不一當百賊既退覈諸將功罪以軍法斬衢協守備程龍將士股慄公之在衢也諸道羽書旁午或中夜刺閨雖廝養卒皆得至帳前延見撫慰詢賊多寡強弱出沒險要之形面示戰守方略或以食少事多規之公曰賊勢方張人無固志此豈大臣養尊處優時耶若上下之情不通則事去矣至是以大捷聞亡何金華捷禽僞都督嚴彪紹興嚴州台州處州相繼捷禽賊首繆國英汪磐僞總

三石九十四
五
兵官侯進爵等自拔來歸再疏請增設督標前後
二營以資援勦僞副將韓斌亳人也駐軍九龍山
公獲其謀即移文江南取其子某至軍俾貽書招
之斌遂以其下僞都司施虎王得功等降温州捷
禽僞副將何賓湖南大捷斬僞都督孫可德俘賊
萬餘於是上方略請進取仙霞關調江南兵其略
曰衢州滿漢官兵與賊對壘晝夜不解甲二年矣
杭嘉湖之兵調遣略盡惟江南之松江崇明額設
兵幾二萬以什七為瀕海之防可無虞于不足至
于進取之路不在溫處而在衢故耿逆勁卒悉萃

于此此賊破則諸路之賊皆無固志矣雖馬九玉
朱懷德死守河西難以猝破然其南為江山西則
常山皆有間道可襲我兵一進使首尾受敵即河
西之賊壘不能獨完所謂不待交刃而勝負之機
早斷于胸中者如此 上嘉納之秋八月大將軍
康親王抵衢州軍聲益振公啓親王乘夜發兵諸
將銜枚疾走直取大溪灘斷賊糧道馬九玉大驚
退走仙霞我師先是已由常山破三關據之降僞
守將金應虎疏報大捷飛檄宣布 天子伐罪弔
民之意親王遂統大軍入閩瀕行公啓曰王但嚴

三十一
飭諸軍勿鹵掠子女玉帛即長驅入福州兵不血
刃矣當是時馬九玉雖潰走而僞將軍程鳳僞總
兵官汪文生周立尚踞廣信祝茂華等屯玉山雄
唱雌和徽饒諸郡實繁有徒公疏請亟 勅江南
江西會師合勦於是降江西僞官四百餘員賊兵
一萬四千餘人文生及處州僞總兵官馮公輔全
師自歸時江西僞將次第就撫而僞總兵官馬鵬
據德興之白沙關跳梁怙惡尚逆顏行公遣武榮
攻白沙連焚木城六斬獲無算鵬走德興又遣蔣
懋勛以偏師躡之破賊柵十三生禽馬鵬數其罪

斬首以徇程鳳病且死解散賊衆十五萬屬其妻
率僞官三百四十八員兵三萬一千二百餘詣軍
門降鉛山僞總兵官林爾瞻亦率其下僞官百餘
員兵二萬四千來降子午口八仙洞前村諸路會
勦之師相繼報捷於是浙東江西賊悉平論功加
二十九等進兵部左侍郎再加兵部尚書遂上疏
請蠲被兵地方錢糧其略曰金衢嚴處温台諸郡
悉已恢復百萬生靈獲出湯火但陷賊三載家貲
盡于拷掠田廬化爲丘墟未絕殘黎復遭疫癘臣
惟國家討逆靖亂總爲急救生民今地方復歸版

三二八十三
圖凡此鳩形鵠面之子遺皆異日辦賦輸糧之赤
子若不乘此萬死一生之際延其殘喘必致將來
有土無人伏祈大沛 皇恩將康熙十五年十六
年一切錢糧槩行蠲免仍照墾荒之法分給牛種
寬以三年之限照例起科以昭大信于天下疏四
上得請因奏請牽復衢處溫台諸郡考成降黜有
司請卹殉節諸臣陣亡將士是時陸寇以次削平
而海寇乘間出沒閩浙瀕海諸郡窺伺內地僞總
督朱天貴設五鎮相掎角以撓我師公遣別將擊
賊于象山廟嶺湖斬獲五百級賊犯溫州又大破

之詹天樞斬僞副將麥仁以降前後招降文武僞
官六千二百餘員僞兵一十六萬五千五百餘人
公之在軍中也諸將愛之如父兄敬之如神明光
明洞達推赤心置人腹信賞必罰皎如青天白日
是以將士感奮用命所向有功戲下偏裨積功至
大將者李榮陳世凱吳英王廷梅鮑虎李華薛受
益陳夢暘李承恩詹六奇劉詔武榮蔣懋勛等多
至數十人逮今二十年述公逸事往往感激流涕
則公至誠動物之效有不可掩者也十八年三月
上疏乞骸骨不允七月以地震求言公疏陳四事

首請給還難民子女其略曰臣惟災異示警必民間有至痛至慘之事哀號莫訴而後天心爲之感動地道因之不寧今日第一疾苦無如被擄難民一事浙東自遭閩變溫台處諸府逼近閩疆罹禍尤劇其時祖弘勳內叛提督賽白理統兵至溫旋即退回以致地方淪陷非百姓之罪也又寧海將軍固山貝子傅臘塔自台進剿賊皆敗遁回溫所在人民各安故土不肯從賊 朝廷用兵救民水火正救此等水火之民耳不意各旗營將恢復地方之後男女盡爲俘擄父失其子夫失其婦老幼

啼號不可勝計地方雖復有土無民臣不禁撫膺流涕此等情形實足上千天和致生災沴夫戶口者 朝廷之戶口人民者 皇上之人民豈可捨掠歸旗沒爲奴婢云云是時耿精忠旣降而海寇方踞臺灣澎湖公疏請操練戰船又疏請福建水師會勦海洋諸寇孝順洋大捷陣斬二千餘級僞將軍劉天福僞都督蘇亮等率僞官百六十員來降乃疏請改復楓嶺營浙閩分轄舊制二十年秋八月奉 詔班師歸杭州公以康熙十三年五月至衢州至是九年鼓勵三軍大小一百四十餘戰

屹然爲東南長城賊不敢跬步踰錢塘窺吳會者
以公決計扼衢之力也十月 召爲兵部尚書初
公之出也年始踰五十至是還 朝鬚髮盡白
天子爲之動容公卿士大夫莫不相顧歎息遷吏
部尚書以病上疏乞骸骨 上命御醫視疾 賜
尚方藥物 存問不絕居頃之再疏乞休不允公
之再入也正色立朝始終一節中朝倚以爲重尋
進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明年得 旨致仕
又明年春 上南巡公迎 駕于德州慰勞甚至
賜食物法酒家居七年以康熙三十三年冬十

一月屬疾薨于里第訃聞 天子震悼下禮部議
卹典遣官致祭 賜謚文襄公剛正沉毅風采高
峻器量闊遠望之如洪河喬嶽而行已事 上一
本至誠在言路爲真御史在臺端爲真中丞及開
制府鎮巖疆以身任天下之重不動聲色使東南
數千里危而復安非大勇大智大忠其孰能與于
此古稱社稷臣公之謂已公生以天啓壬戌八月
十八日卒以康熙甲戌十一月初二日年七十有
三元配胡累贈一品夫人繼配張累封一品夫人
子男子四人鍾麟潮州府知府陞按察司副使攀

麟候選行人司司副容麟歲貢生宜麟候選通判
子女子二人適王爾梅馮雲勳孫十五人壽澄壽
淳壽泓壽溥壽滋壽泐壽滄壽湜壽漢壽沅壽湘
壽演壽潮壽淞壽洞曾孫二人本篤本厚以康熙
三十六年丁丑秋九月初五日大葬于東原之
賜阡不佞忝公姻婭又與公同 朝最久故桓碑
之文不可以不敏辭銘曰

帝受景命臨萬方觚竹日下皆來享地大人衆牙
蘗萌始自六詔及閩疆仙霞屹屹為越鄣烽火晝
舉連錢塘婦子襁負思走藏公劍及寢屨室皇介

馬而馳越濤江身扼太末當賊衝旌旗獵獵車彭
彭申嚴軍令聲雷破壯士憤怒思疆場寶刀夜鳴
馬騰驤蛾賊十萬紛披猖如火燎原水決防登壇
誓師肅戎行競挽彊弓射天狼短兵相接戰裹創
身當矢石踞胡牀太白晝見寒有芒鼓聲動地士
氣張賊敗而走走走且僵遂奪三關臨海東狡童肉
袒何倉黃偏師賈勇馳豫章短狐綏綏思跳踉斬
其兇渠宥脅從天狗滅跡消欃槍功成九載缺斧
斨九戩之魚鱗與魴公歸袞衣兼繡裳越人心悲
何時忘還 朝謁 帝鬢已霜天之喉舌惟汝臧

三子五五
遂進綸扉坐廟堂角巾東第還故鄉功在社稷銘
太常神騎箕尾歸天閭東園祕器賜黃腸天祿辟
邪鬱相望公神耿耿在帝旁太乙靈旗儼飛揚公
騎麒麟下大荒

予告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
大學士禮部尚書謚文靖王公神道碑

銘

予告少傅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宛平王公以康熙
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薨千里第訃聞 上震
悼 特命 皇長子直郡王率滿洲大學士侍衛

近臣臨其喪舉哀行三叩頭禮恩卹之隆迥溢常
格 賜謚文靖嗚呼公宣力 兩朝翊贊 明聖

居政府二十載光明洞達中和祇慎早受知于

聖祖晚枋用于 今皇君臣始終哀榮禮備歷稽
漢唐宋元明以來名卿碩輔際遇如公者不一二
見洵名世之偉人也已公子郎中克昌請銘神道
之碑不獲牢辭公諱熙字子雍別字胥庭晚號慕
齋其先任丘人也自高祖贈宮保龍始著籍宛平
曾祖鏜祖愛明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本生祖
爵錦衣衛正千戶考文貞公崇簡歷官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自高祖以下皆以文貞公
覃恩贈如其官文貞公有丈夫子六人公最長
母一品夫人梁氏公幼岐嶷五歲通孝經四子書
順治三年年十九舉京兆試明年舉禮部成進士
改國史院庶吉士六年授國史院檢討 世祖章
皇帝御試清書公爲最一日 召見弘文院命以
國語奏對復稱 旨公之受知自此始矣遷國子
監司業轉左春坊中允充順治大訓纂修官奉
命譯尚書遷司經局洗馬 召直南苑譯大學衍
義自是恒褫直苑中十二年乙未館選庶吉士

特命公引見于南苑遷右春坊諭德充孝經衍義
纂修官十三年初置日講官特以 命公 賜貂
裘未幾遷左春坊庶子 世祖幸景山 召日講
官五人進講公講尚書堯典稱 旨命日必進講
又 特旨令坐講蓋異數云十四年 命駕出即
隨不必請 旨是歲遷弘文院侍講學士充 經
筵講官尋進弘文院學士時文貞爲國史院學士
世祖諭曰父子同官古今所少以爾誠恪故有
是命十五年戊戌 命教習庶吉士主考武會試
是年冬改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十六年

已亥再行會試 命教習戊戌已亥兩科庶吉士
十七年加禮部尚書是時文貞以尚書長禮部父
子皆大宗伯朝士榮之十八年春正月 世祖不
懌公自元旦屢入問安面奉 天語秘不得聞初
六日丙夜獨 召入養心殿 命撰遺詔公伏地
飲泣筆不能下 世祖諭勉抑哀痛即于 御榻
下先草第一條進呈尋奏移乾清門撰擬進呈者
三皆 報可日入始畢而 世祖以是夕上賓矣
憑几之辰惟從龍故舊世族大臣得入受 顧命
而公以文學侍從獨與受遺在太保芮畢之列君

臣魚水至斯而極百世聞之猶為感動泣下而況
于躬逢之者乎宜公之感慕終身而鞠躬盡瘁也
翌日同閣臣撰 尊謚擬 今上皇帝即位年號
四月改弘文院學士兼禮部尚書十二月以禮部
尚書管左侍郎事康熙五年進都察院左都御史
公長南臺知無不言前後章數十上首陳裁餉之
議其略曰今直省錢糧大半耗于兵餉而餉之多
者莫如滇黔閩粵就滇黔言之彼地賦稅不足給
兵餉什一而藩下官兵歲需俸餉且四百萬恐非
經久之謀臣愚以為雲貴蕩平藩下甲兵俱宜裁

減命下戶兵二部確議歲省餉銀百餘萬又請禁王公以下貿易之害略曰近聞粵江楚等省凡省會要區百貨叢集詰其貲本盡屬官商請下部議自今以後凡王公將軍督撫提鎮不許持貲貿易與民爭利或藉口藩下該管官不能覺察及狗隱不以實奏聞者嚴定處分著為甲令又疏請停官員捐助之例今見任官員每捐助動至千金數百金米輒千石數百石不知何從得之若謂實出已貲恐傾私囊而濟國用者未必比比皆是大約展轉相尋仍出之百姓而已非所以飭勵廉隅昭

垂法守也請下部詳議凡地方文武官員捐助敘錄之例槩行停止又疏請改招民授官之例近例招民百戶得授縣令縣令宰治百里關係民生況招民百戶送至盛京往來之貲非數千金不可夫不惜數千金而覬得一縣令則借貲為市其心可知既志在謀利其一邑之民安危可知嗣後招民百戶者應予閑散官頂帶勿使理民便凡公所建白務持大體培元氣多蒙嘉納最後上恭請酌復舊章疏言數年以來有因言官條奏改易者有因各部院題請更張者有會議興革者法經屢變

三子七
則例繁多反滋各衙門任意輕重之弊自古賢聖
之君莫不以敬天法祖爲兢兢 皇上勵精圖治
法祖即所以敬天請令各該衙門詳查見行事例
有應遵 世祖皇帝時典制者具題改正 上覽
疏嘉歎于是 世祖舊章次第酌復中外躋之七
年轉工部尚書兩視 孝陵大工十年從耕籍田
十二年轉兵部尚書是歲十二月吳三桂反雲南
事聞公以中樞與 內朝集議明年三月密疏請
早正叛子之誅以安人心以絕禍本 上命議政
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議三桂子應熊尋伏法

十四年冬恭遇 東宮冊立大典充捧冊副使十
五年奉 上諭專管密本其明年宅文貞公憂服
闋家食二十一年 特召入閣辦事進保和殿大
學士兼禮部尚書公入相值滇寇甫平民思休息
公爲政務以寬大和平宣 上德意清靜如蕭曹
奉行故事寬大好禮如丙魏文雅如謝太傅不喜
生事如李文靖雅量有容如王文正近今稱賢相
者無以逾公二十六年 太皇太后違養 哀詔
及上 尊謚冊文皆出公手明年戊辰會試 特
命公爲主考官得范光陽等百五十人公在政府

三十八
久日凜止足之戒數引年求退 上輒不許三十
一年以足疾請解機務 詔報云卿効力年久自
世祖章皇帝時簡侍禁廷恪恭盡職朕屢加擢
用洵進綸扉夙夜殫心勤勞自勵今 先帝舊臣
俱已凋謝惟卿獨在班列朕眷倚良殷雖精力就
衰而老成練達之臣常侍左右殊有裨益着勉自
調攝照舊供職不必求罷三十四年復請 溫旨
慰留如初三十六年以年七十求致仕 溫旨不
許三十八年冬偶病不能入直擬再申前請 上
知公意預斷來章不果上三十九年夏復請仍

溫旨不許四十年七月疾忽大作會 車駕避暑
塞上閣臣以聞 命賜寶露上藥服之少瘥復具
疏辭始奉 俞旨卿耆舊大臣恪慎敏練簡任機
務宣力年久覽奏以患病乞休情詞懇切准以原
官致仕特加少傅冬十月遣侍衛 賜帑幣上珍
明年上元節 賜宴于家四月遣侍衛恭捧 聖
諭手書至卧榻前 諭大學士王熙卿耆年舊德
歷官最久自去歲告病在家朕無日不注念老臣
也邇來九卿皆求扁額字對想卿身雖在恙未嘗
一日不在朝中故特書扁一面對一聯臨米芾書

一幅賜卿卿其勉強餐食輔以醫藥以慰朕不忘
 舊臣之至意又傳諭勿力疾起謝公蒲伏感涕
 令子克昌孫景曾詣暢春苑謝恩復傳諭如
 病少愈朕尚欲一見公遺疏有云冀臣病之再甦
 許瞻天之有日蓋紀實也四十二年上元節復
 賜宴于家時公病已亟以正月二十七日薨于
 正寢上方南巡視河飭終之典為國朝六十
 年來所僅見漢大學士九卿暨百執事之長皆欵
 獻感歎合疏謝恩亦從來所未有也惟皇上
 以孝治天下念先帝因念先帝之舊臣惓惓

于愁遺之一老如其纏綿而篤厚也乃公以公
 忠體國上結主知致身兩朝義均肺腑君臣遇
 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文貞公家法恭謹公遵循
 不踰尺寸孝于親友于兄弟家在帝里每朝退
 朝夕溫清與兄弟共之長枕大被怡怡如也文貞
 自為諸生所交盡海內名士晚致政家居延接不
 衰或貧交故人子姓至公必體文貞之意周卹備
 至未嘗倦也春秋佳日輒侍文貞遊西山徧歷名
 勝又構怡園于里第之旁築山引流灘瀨平遠有
 若自然朝夕奉文貞筇屐周游顧而樂之其養志

三十九
如此諸弟肩隨篋笏相望游歷方面以至節鉞公
恒遺書戒勉勗以國恩家訓無或墮越其他惇
睦族邨類多可紀紀其事關君親之大者故不備
書公生于戊辰七月八日薨于康熙四十二年癸
未正月二十七日得年七十有六元配金繼劉俱
累贈一品夫人繼董封一品夫人子六人克
善以廕歷官雲南驛鹽道按察司僉事卒克勤廕
生早卒克昌以廕官刑部河南司郎中克弘候銓
主事克承克賡女十人孫五人景曾康熙庚辰進
士翰林院庶吉士纘曾企曾式曾則曾克昌等以

其年冬十一月大葬公于畏吾村之先塋銘曰
空桐戴斗析木之津星岳降神是生偉人維公之
生媿彼甫申少應昌期際會烈祖草昧經綸雲
龍風虎爰登禁近爰託心膂是父是子濟美夔龍
惟喬下俯惟梓益恭秩均常伯座隔屏風游長南
臺正色廷議五夜封章動關大計數忤強藩遑知
勲貴帝念舊臣爰陟綸扉賚子良弼弼子萬幾
若濟巨川以命櫟師功成者退四時之序止足有
戒屢形章疏匪薄榮名懼妨賢路帝念舊臣預
斷來章溫諭悱惻慕我先皇公聞涕滂十易

星霜予告一載累勤 詔旨天不憖遺公騎箕
尾異數便蕃恩禮終始畏吾之村文貞 賜阡豐
碑相望 綸綍蟬聯譬彼韓范世有象賢他年青
史繼美後先

誥授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前綏遠將軍總
督雲南貴州等處地方軍務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公神道碑銘

前綏遠將軍總督雲南貴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改兵部左侍郎仁菴蔡公考終於永
平府盧龍縣之里第孤琳等泣述治命來請文其

隧道之碑公之言曰某罪臣也分宜歸死司敗荷

國厚恩念先臣閔閔微勞放歸田里俾守丘墓
得侍先襄敏於地下高天厚地未足比擬吾死則
葬襄敏墓側伐石爲碣書官階以彰 國恩書祖
父家世生卒年月以垂家乘如是足矣不佞襄敏
公門下士也誼不可辭則以治命具書之公諱毓
榮仁菴其字別字顯齋其先江南人始祖清明初
以軍功世襲武節將軍居遼東左屯衛遂隸籍曾
祖國忠祖紹蔭考襄敏公士英以從龍勲舊累官
至總督漕運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階

至光祿大夫贈祖父如其官母張繼母徐俱贈一品夫人繼母王史伍俱淑人公爲襄敏公仲子徐出順治間起家佐領補刑部理事官擢監察御史康熙初進內祕書院學士歷刑部左右侍郎吏部左右侍郎九年特簡總督四川湖廣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十八年特加綏遠將軍二十一年改總督雲南貴州進兵部尚書兼憲職如故階正一品二十五年內移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轉補兵部左侍郎公生於天聰□年癸酉三月初八日卒於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正月二

十二日元配閔累封一品夫人生天聰□年乙亥六月二十一日卒康熙十八年己未八月一日繼配朱封一品夫人子八人琳前食主事俸執事內庭珣前海鹽縣知縣璣琴瑄璠璣瓚女子八人皆適名族孫二人武曾福保銘曰
維右北平古之孤竹維橋及梓鬱鬱喬木依然几杖侍厥先臣山高水長蔭及後人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前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蒲陽李公神道碑銘

鐵嶺李氏自寧遠伯成樑以闕閱顯勝國時勲庸
世及貂蟬相映至 本朝其門益大入叅帷幄出
為將帥代生偉人虎步龍攄風雲際會非偶然者
也李之先出於朝鮮其徙襄平自英始英以軍功
授鐵嶺衛都指揮使有子文彬文彬子五人長曰
春美春美子涇是生寧遠自文彬至涇皆贈特進
光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師次曰春茂春茂子潤
潤子成功成功子三人長曰如挺知太原府子思
忠自成功至思忠皆 皇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
總督湖廣兵部尚書三曰如梓如梓子恒忠歷階

資政大夫官副都統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資政
子三人而光祿公最長諱輝祖字元美別字蒲陽
幼凝重和厚不苟言笑事父母特以孝聞起家佐
領以才望推擇為兵部員外郎康熙十二年滇逆
變作逆孽吳應熊居京師潛結羽黨謀以歲除發
難事覺多所連染有姚彥際者誣引平民三十七
家公廉其寃盡釋之遷郎中出督淮安三關會軍
興旁午商旅不通關推多缺公潔身釐弊商至如
歸比歲滿額外贏金二萬有奇悉以歸之縣官十
八年擢貴州按察使黔疆初復藩伯暨道府咸缺

公一人攝四篆會大將軍貝子進討雲南駐兵貴陽糧糗芟芻皆取辦于公咄嗟立應無後時者巡撫楊中丞雍建倚之如左右手又請于大將軍嚴禁軍中樵采無得出五里外又請以道院佛刹居兵無侵民舍于是大軍數萬駐黔而市不改肆羣歌舞之尋擢湖北布政使以內艱歸久之起補四川布政使蜀賦額舊九十餘萬明末獻賊蹂躪之餘僅盈四萬而仰鄰省協濟至六十萬公敷政寬簡屏除煩苛通商惠工哀鴻漸集蜀諸郡有霸荒霸熟之弊公廉知之將釐正以均徭賦額欲速則

民將弗堪行之以漸則民不驚而事易集乃下令民得自首餘田一切勿問七年之間復賦額二萬六千餘兩而民若不知其中丞繼之欲邀功利驟增且四五倍而民始病矣公力爭不可當事者銜之劾公阻撓公屹然弗爲動蜀民以是益德公如畏壘蜀亂後劍門路塞豺虎宅焉行旅取道閬梓諸州公請開葭萌驛路以通商便郵減閬中路三百餘里歲省驛遞金錢無算署巡撫事疏免額解白蠟若干又興庠序旌節孝政聲藹然流聞京師內擢太常寺卿進大理寺卿 上器重之屢有持

重練達之褒未幾 特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 陛辭詢家世甚悉公感激知遇思所以報稱副 上意者謂續民膏在除雜派肅吏治在重監司而表正影直尤在潔已率下力絕苞苴于是糾彈藩臬大吏無所鯁避一時羣僚肅然豫漕歲數十萬石以衛河有巨石不利漕艘遂采辦于大名之小灘軍民苦之公驗河道巨石所經才一二里里不逾三四丈未廢行舟疏請復衛輝兌運舊例得 旨允行三十五年 車駕三征漠北公親部車徒至京師軍糈大集而民不擾會平陽蒲

阪間有亂民之警隔河相望而豫境晏然人益以是多公之得民也先是公從兄廕祖以大司馬總督湖南北楚人懷其恩威且三十載至是復擢公少司馬兼憲職以往 特賜彤弓旅矢副以甲冑公仰荷 國恩俯念家世至即肅綱紀飭吏治詢疾苦核將領蒐軍實楚多私鑄蠹錢法者特嚴其禁令以絕根株又疏請均湖南賦以為舊之丈田率派丈非清丈也請立簡要之法使州縣人自為文具實于官而官抽覆之有不實者論如甲令報可會有掣之肘者公志迄不得行茶陵人陳丹

書倡亂流劫安仁公策其必犯衡州亟飛檄提鎮
 夾勦而發標兵馳赴果敗賊衡州城下逆渠以次
 就禽會以刑部侍郎內 召而公已病矣公之自
 楚藩歸也或言淮三關應增稅額者 上召問公
 可否狀公對曰關稅贏絀視商旅之多寡多寡無
 恒而取贏焉商旅必困 上是之稅額得仍其舊
 公持議寬平類如此也公事繼母臧盡孝愛異母
 弟儀祖與母弟方伯興祖無異以世職讓之內行
 醇備三鄙無間言生崇德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卒
 康熙四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得年六十有二子三

人銀正黃旗佐領鋹池州府同知候補僉事錯筆
 帖式孫六人某某銀等以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大葬公于完縣西北望都坡山陽祖塋之昭來請
 銘神道之碑銘曰

仙李盤根隴西贊皇爰及銀州柯條益昌莪莪寧
 遠功書太常山河帶礪與之久長奕葉蟬貂遐哉
 未央 真人應圖虎變龍驤攀鱗附翼耿鄧頡頏
 維大司馬建節楚疆維公繼之節鉞相望北綏雲
 夢南奠衡湘漢有二馮立洎野王政如魯衛歌誦
 洋洋公家二難于漢有光蒲山巖巖蒲水湯湯鬱

鬱鬱佳城名臣之藏

夢南莫測味藪首二惠立自理王以曾曾謝梅請

撥大石以風其噴禁嚴辦公辭之噴為財豈以如雲

帶經堂集卷八十二

封如書太常山何學觀其久其久若戰路數如

山志暨卧湖西費皇愛及私州府益昌英英

誌碑道之嚴隘曰

大蔡公于宗標西北其標其山

神左祭六人其標其山

入驗五黃庶外所

帶經堂集卷八十三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蠶尾續文十一 神道碑 墓表

誥授光祿大夫護軍統領兼佐領世襲拖沙

喇哈番柯公神道碑銘

大清有佐命禦侮之臣曰柯爾崑公歷事 四朝

底定中夏宣力行陣書功太常公之子 盛京刑

部侍郎巢可託公績學力行見稱中朝以名德世

其家手狀公行事戰功之詳以授士禛謂其言可

以徵信宜書神道之碑士禛不敢辭按狀公之先

建州靈椿里人也高祖業世曾祖德錫皆明都督同知總自在等州祖翰國初歸命為侍從大臣父紹茲昂邦貝勒府總管兼佐領公生有異稟顧盼雄偉神采毅然挽強超距勇冠諸將未及冠太祖高皇帝一見奇之拔置侍從從太宗文皇帝定蒙古服朝鮮入雲中以功補前鋒護衛既冠從鄭親王攻錦州為前鋒明師數萬壁松山公偕索渾下馬誘擊敗之明總制洪承疇總兵官祖大壽合兵十餘萬悉銳來戰公偕索渾身先陷陣連斃驍騎數十遂大破之從英王駐師杏山寧遠敵

騎數千挑戰公先前鋒八叅領馳突格殺數十騎追至連山馬中流矢公躍起斃其甲騎奪馬破敵而還從英王閱視寧遠長壕敵騎數萬風雨至公偕索渾奮身先入鏖戰良久索渾陷重圍公戰方酣顧視失索渾瞋目大呼單騎馳西北翼出之萬眾亡敢當者沙河所騎數千來犯芻牧公率前鋒逆擊敗之追北與策應兵遇公一矢斃其首將眾乘之盡覆其軍從饒裕郡王觀兵畿輔山東師次豐潤與經略范志完軍遇眾號十萬公偕胡密子先登破之至河西務同前鋒叅領鄂芍以數十騎

三五九十四
往偵敵敵將引滿向公公覺之先發矢貫其臂失
弓矢落荒走公欲生得之縱騎追及於馬上手搏
馬逸俱墜水敵將長大水僅及肩以兩手持公兜
鍪抑入水公下踈其足踏率禽之總督趙光抃軍
數萬至復偕鄂芍等擊破之又與吳總兵軍遇公
偕索渾先登射吳中肩以功授佐領兼兵部職方
郎中順治元年從攝政王入關賊渠李自成衆二
十萬屯山海西公偕蘇爾度以鐵騎橫擊大破之
世祖章皇帝定鼎京師以職方郎中從英王追李
自成及于慶都擊敗之從都統葉臣進攻太原賊

兵突出公堅壁不戰賊稍近以連弩射之卻未幾
賊復合公從壁後繞出旁擊敗之命速具食乃釋
甲絆馬示罷困狀而空壁設覆以待夜半賊果大
至覆發盡殲之又從英王追李自成同蘇拜破其
第一營同哈寧阿蹂其第二營賊大亂夜走保塘
復與蘇拜禽其哨騎偵知自成所在追及大破之
以功授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加一拖沙喇哈番
兼官如故無何從肅親王取漢中與巴哈納破賊
賀珍兵數萬遂定漢中進擊賊渠張獻忠于四川
戰西克之鳳皇山獻忠中流矢死餘黨列柵逆戰

三九十三
公從護國公岳洛尚書巴哈納奮擊大破之蜀平
以功陞三等阿達哈哈番授前鋒叅領兼佐領
太祖高皇帝配天禮成陞二等阿達哈哈番奉
命從鄭親王平湖廣都統尚書阿哈尼堪別將徇
沅州公為前鋒與白爾赫圖以四十騎破楊總兵
八萬衆斬楊會白爾赫失馬陷圍中身被數創公
馳突奪敵騎掖之上並馬左右射敵不敢近矢盡
握短刀力戰潰圍出督師何騰蛟駐湘潭進攻之
公先率三十騎薄城忽樓櫓甲士林立發矢射之
城上寂無人聲逼視皆束茅為之而城門不閉疑

有伏馳報都統大軍而以三十騎先入城中伏兵
起矢石如雨公下馬步鬪大軍繼之遂拔湘潭從
順承郡王駐沅州焦璉所部三總兵以數萬衆來
犯偕鄂芍擊走之從順承郡王出道州攻龍虎關
督師堵印錫率兩總兵衆十萬扼險破之以功陞
一等阿達哈哈番兼官如故於是南服略定上
聖母皇太后徽號禮成陞一等阿達哈哈番兼一
拖沙喇哈番兼官如故大婚禮成上皇太后
尊號俾以前職世襲罔替尋從敬謹郡王下衡州
李定國擁衆數萬以巨象數十為前驅人坐象背

三才子二
以毒藥傅矢射人馬立斃公偕西伯臣為前鋒相
與謀曰南人所恃者象象革堅紉矢石不能入惟
鼻瑕可攻吾與公首射之中其鼻象必奔因其亂
以甲騎蹴之破敵必矣矢再發果皆洞鼻象奔轍
亂旗靡急擊遂大破之王在中軍聞前鋒破敵追
北輕騎進中伏王被殊創薨公戰勝還聞之大驚
身突重圍者三得王骸骨入衡州叅贊貝勒羅托
都統圖賴率諸將進兵寶慶與孫可望五路軍遇
時新失元帥人思復仇皆殊死戰殺傷相當可望
卓龍旗據山巔督戰公顧部曲曰獲餘衆萬人不

如得一可望建功雪恥在斯舉矣賈勇先登大軍
呼噪繼之聲振厓谷可望遁走我師獲全勝諸叅
贊以捷聞而諱王戰沒狀師還遂逮貝勒以下
命議政王貝勒大臣會勘公牽連奪職沒為官奴
獄上 世廟惜公忠勇僅褫世職餘如故未幾
特旨遷護軍統領居歲餘 命為叅贊大臣帥師
下徧沅進取貴州次鎮遠會雲南內亂兼程日夜
進貴陽守將馬進忠棄城走遂定黔中信郡王大
軍來會戒期入滇而白文選衆數萬出七星關黃
平州失守平越羅苗悉震動王命公別將五千人

三万九十
往援以副都統馬爾賽副之公謂之曰黃平在萬
山中城堅不易拔千里饋糧而頓師堅城下此危
道也公將騎二千由大道緩進文選素輕窺知兵
少必親出出則公佯退走吾倍道進乘其後破之
如發蒙振落耳前軍次于萬奇嶺文選果率眾萬
人出邀我師馬爾賽佯敗退走文選追躡數十里
公由間道疾驅出其背呼噪縱擊後軍亂馬爾賽
還師夾擊文選大敗自相踐踏死者亡算遂棄黃
平走黔中復平師旋命下兵部議敘公盡讓諸
將口不言功大司馬歎美之將特疏聞于朝公

又力辭一日從世祖章皇帝獵房山倉卒溝疾
車駕臨視命侍衛護歸京師復命言公負狀
世廟嘉歎翼日特賜內帑千金黑貂金龍朝服
元狐裘帽各一天廢良馬二十順治十八年正月
世廟升遐公涕泣嘔血臥病不起盛京將軍以榮
國長公主及諸王大臣佃甲在義州者交通都山
紅螺山巨寇思不逞眾且數萬疏聞廷推大將
上特以命公賜良馬三乘馬十龍袞寶刀各一
公力疾出關次寧遠謂監軍賴撻曰國家全勝
之際區區佃甲何敢逆顏行紅都即為盜數不過

三百八十七
一二逋逃及木客所募諸無賴而已敢遽狂逞哉
寧遠兩京要衝今不扼此又無候騎事可知矣造
次以兵壓之恐玉石俱焚濫及無辜吾意以精甲
數百結為小隊隊纔四五人偃旗裹甲先後行若
常數往來者夜趨錦州黎明抵義州收縛佃甲若
賊衆有備則佯北吾建旗鼓殿而誘之公率大軍
伏木葉山賊至邀擊必獲全勝若諭以禍福甘出
就縛直執評奏白之耳至則受縛乃分別奏聞請
付司敗所全活踰千人初李自成既走死其黨無
所歸先後入滇降號忠貞營諸將皆積功闕至公

侯自郴州之敗氣不復振王師既定雲南乃竄入
興歸西山以李來亨為渠魁號十三家蔓路為梗
康熙二年湖廣提督總兵官董學禮疏請川湖會
師進勦上特出禁旅命議政王公大臣廷推
大將以鑲黃旗都統慕禮衷為靖西將軍公為左
副將軍正黃旗都統大學士圖海為右副將軍
上御保和殿宴餞手賜法酒者三賜御弓矢
韞箘龍袞寶刀天廡良馬將護驍騎萬人發京
師其豫楚巴蜀督撫提鎮各率其屬隸麾下會師
荊州既至荆議分道進討圖海率叅佐出歸房公

三十九
偕慕禮裹率參佐出夷陵次長樂嶺分軍七道以
叅贊巴爾部護輜重副都統赫葉偕湖廣提督董
學禮副都統霍卜梭偕四川提督鄭蛟麟分道設
伏以絕外援副都統柯耀爾圖護軍統領根特巴
圖魯為左右翼而公身率滿漢軍五千人為前茅
慕禮裹率五千人為中堅前鋒總管賴塔率前鋒
為游騎來往搏擊兵未交護軍參領哈克山超眾
突擊賊錯愕諸軍呼躍從之賊大潰奔逸追北數
里忽有賊萬眾自深箐出中軍左右翼合擊破之
奪其壘次虎跑厓來亨子某據險捶扼堅壁不戰

公分遣將士迭擾之賊不能忍乃出戰前軍壓之
賊大敗再奪其壘直抵茅麓山賊盛列藺石渠荅
以老我師公方病臥帳中慕禮裹就詢方略公謂
之曰山路嶮嶮篁竹幽翳我師未諳地利宜令大
軍設覆別遣輕騎覘形勢賊至則誘至覆所殲之
否則周覽動靜審其阨塞出沒之地而後從事動
出萬全不亦可乎慕禮裹不能從列陳而進賊眾
萬餘逆戰我師屢勝氣驕爭前進賊退走入壁羣
賊乘銳空壁出迎火器弩矢憑高競發我師稍挫
已見壁左巖下有深壑可暫避趨之而傳令徐退

三九十五
衆既退勢不能止賊悉銳來追我師敗績亡副都
統一人將校十四人甲騎又數百人慕禮裹愧公
言不用以致此敗也亟詣公謝公慰之曰收之桑
榆未為晚也請為公一洒之時公偵知大軍左次
巖下有間道可繞出賊後自率選鋒三千人銜枚
夜發使賴塔偕總兵官于大海入巖防賊衝突馬
爾賽伏谿谷間為賴塔聲援賊至則發賊衆盛則
更互接戰以退哈克山率五百人強弓勁弩伏山
下公力疾登山命諸軍分據要害以五百人出遺
骸賊酋筮天保將數千人出禦賴塔馬爾賽疊邀

擊之天保敗走公出遺骸畢徐令退軍居無何郝
永忠党守素等外援至衆且數萬來亨亦悉其衆
萬餘出迎內外夾攻軍容甚盛公堅壁不動簡滿
漢突騎二萬四千人為十二路以賴塔根特霍卜梭
柯耀爾圖赫葉馬爾賽董學禮鄭蛟麟徐治都于
大海鮑敬等分統之部署既定下令堙井夷竈公
與慕禮裹登壁觀伺賊勢稍怠諸將縱擊大破之
斬賊酋賀珍等四人賊氣奪日夕大會諸將飲帳
中酒既行密傳令赫葉等勒兵伏壁外溪谷以俟
夜半李來亨果率衆萬餘襲川陝總督李國英營

伏發敗之上望坪為諸賊帥往來孔道常出此擾我樵牧公自率千人往相度為校聯以斷賊衝令賴塔柯耀爾圖各將一千五百人據險以防衝突來亨悉銳來爭賴塔等擊敗之又以一千二百人由茅麓山後攀緣絕壁襲奪賊壘賊虞勢逼遣偽總兵四人率敢死士數千徒跣仗大刀藤牌挑戰狀若鬼神公令柯耀爾圖諾莫分兵兩翼緩進而自建旗鼓當賊別遣賴塔霍卜梭繞出賊後合擊大敗之賊始懼退保諸砦資譚家砦故巢屯糧為持久計公乃以左副將軍別將眾八千東絕餉

道師抵石坪偽總兵四人阻險拒守公命于大海等三路攻拔其柵連破新寨子南峰山進至譚家砦偽侯李嗣名高必正率眾萬餘拒戰公分滿漢兵四千人為正兵以柯耀爾圖賴塔統之直前破敵二千人為奇兵以諾莫哈克山統之以防不虞戰始交嗣名中流矢死必正亟遣其梟將金騰雲以二千人躡我後諾莫等逆擊斬騰雲賊大敗潰走入砦不復出公謂諸將曰以國家威靈諸公忠壯旦夕破賊語云困獸猶鬪今逼之必殊死戰不如深溝高壘扼其吭斷其樵汲不出旬日賊必面縛

三万九千
出降可折筭而定也諸將皆曰善乃使賴塔等扼其衝鮑敬等斷其汲道公自駐石坪未二旬高必正党守善等偽侯三人偽官屬一百六十人詣軍門降公簡其丁壯得勁卒數千分隸諸將其老弱又數萬則護出荆襄界上俾有司給牛種悉縱爲民旋師與靖西將軍合而右副將軍歸房一軍亦滅劉汝魁禽郝搖旗諸賊會師茅麓山乃命漢兵作長圍滿兵分七軍守衝要有急則首尾相應亡何賊夜犯根特于大海長圍公下令敢譁者斬使護軍叅領杜爾佳率左翼護軍精甲千人往援銜

枚疾驅根特等開壁應之殲賊幾盡糧盡援絕賊渠李來亨自經死餘衆悉降於是西山平夔路復通班師以功授拖沙喇哈番世襲罔替公結髮從戎行由偏裨至大將大小數百戰常爲軍鋒之冠電擊霆震未嘗挫衄軍中號飛將軍而平西山賊功最大旣歸京師見輔政內大臣鰲拜恣肆日甚復引疾家居會鰲拜請幸永平大獵以諸王從公聞之亟詣政府自請扈蹕許之命同賴塔爲御圍提控使旣而有王府護衛三人誤入圍中鰲拜欲假此震讟諸王奏請考竟其事公語賴塔曰

夫已氏跋扈久矣今又睥睨諸王離間骨肉漸不可長我與公職總禁旅當自引咎以白其事乃與賴塔上疏引罪而請寬貸諸王以示親親之義三上乃許鰲拜素憚公剛直至是益側目焉獵罷賜天廄良馬二十復引疾公與鰲拜既不協且屢沮其謀家人以為言公笑曰夫已氏以勳閥得與顧命未諳大體不小心寅畏而顧身為姦軌釀成禍基驂乘之萌其端已見不暇自穀豈能禍人越歲果敗公雖以武功顯而潔廉奉公不畏權要嫉惡遠勢若將浼焉蓋有古大臣之風康熙八年疾

亟以身所遺佐領畀其弟以世職與次子洛洪而告之曰吾歷事 四朝游被 國恩汝輩無橫草之功皆獲通籍當厲志節期樹立以圖報稱勿近權勢勿厭澹泊守吾家法言訖而瞑語不及私十一月二十日也訃聞 上震悼賜葬祭如令甲公生于天命□年丁巳終于康熙八年己酉得年五十有三元配耿氏 誥贈一品夫人繼佛氏 誥封一品夫人子男子二人長巢可託官 盛京刑部侍郎次莫洛洪襲世職官護衛佛出也孫三人某某以其年十二月朔葬廣渠門外迤東五里之

神道碑

原系之銘曰

長白之陽鴨綠東天開草昧占飛龍龍飛在天雲
則從爰生佐命芟羣雄長劍大珮相琤瑤或力諸
原或折衝桓桓虎臣有柯公目如電光氣如虹早
傍日月依穹窿結髮百戰身從戎摧堅破陣爲軍
鋒巨寇張李稱元兇搏桑一出陰霾空名王帥師
萬羆熊前茅慮無首戰攻遂下湖湘蹙黔中屹然
銅柱銘元功晚爲特將披蠶叢鄖房以西山龍從
指揮諸將開蒙茸賊如巔當閉厥封窮魚投釜烏
就籠上牢下牢夔路通黃牛白狗無鳴弓振旅飲

至明光宮武功拜爵酬勳庸雲臺圖畫耿與馮英
衛褒鄂將無同避遠權勢卧蒿蓬鷓鴣梟焉能嚇冥
鴻大星夜隕當空桐志在馬革身考終冢象祁連
巔巔崇令名萬古無終窮

誥授通奉大夫刑部左侍郎念東高公神道

碑銘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十一月十一日致仕刑部左
侍郎高公卒於里第遺命勿請卹謚勿訃聞勿受
弔勿作佛事勿求碑誌之文子孫違者是謂不孝
二子奉治命弗敢違越二載公仲子之驥來京師

三五七
請間曰先君治命弗敢違隧道之石麗牲之碑文
悉闕如異時國史家乘亡所考据不孝將焉辟罪
先生與先君外兄弟也而相契合最深且久敢以
碑銘累下執事余曰然碑誌昉於西漢古賢達不
廢微子請余亦不能無言其敢例辭按狀公諱珩
字葱佩別字念東其先自蒙陰徙淄川為淄川人
數傳至柳溪先生汝登積德累仁鄉里慕義歿有
專祠是生東溟公舉萬曆庚辰進士歷官巡撫浙
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事具國史是生宏室先生
所蘊湛於經術旁通二氏著無生銓等書娶於王

為先太師大司馬府君女有二丈夫子長繩東先
生瑋次即公也兄弟皆具異秉讀書一目輒不忘
太師公奇之曰二孫雖童穉天下才也崇禎己卯
繩東先生以第一人領山東解公亦同舉才名籍
甚人擬之機雲軾轍癸未舉禮部賜同進士出身
改翰林院庶吉士明年丁甲申之變微服遁歸
世祖章皇帝定鼎起家授檢討遷國子監祭酒道
德尊嚴而科條寬簡士皆宜之先是祭酒率一歲
輒遷去公三年不調一日洪文襄公承疇攝祭太
學戲謂公曰先生可謂五丁開山矣公笑答曰何

妨六丁六甲果逾三年始遷秘書院侍講學士辛卯典江南試故舊有遺公文籍者不虞其詐也發之則皆關節契劄貨賄且不訾公大駭亟焚之終不告人以姓名其厚德如此是科南榜多名士尋遷少詹事遷詹事國史院學士禮部侍郎吏部左右侍郎奉 命賑畿輔久之以議奏部例獨為一議左遷太常寺少卿稍進大理寺少卿會有朝官得罪應法司杖遣者或下石將以斃之公力持之曰罪人法不應死故從寬典予杖脫重杖而斃豈法之平哉卒得免尋遷宗人府府丞奉 命祭告神

農虞帝二陵往來瀟湘洞庭衡岳九疑間皆山水清絕處有詩數百篇益雋永超詣得江山之助峻却供帳陋例湖南人立碑頌德楚俗多溺女不舉公語當事者嚴為科禁又倡立放生池淮安歲饑捐私錢糴米數百石賑之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疏請復中行評博考選之例先是臺省缺以郎中改授停考選舊例至是言官請復知縣考選而不及中行公謂同一例也僅復其半烏乎可於是部議皆復其故論者韙之一日 召見便殿 命講易乾卦賦詩稱 旨從容問羣臣才品孰可大用

者公遜謝至再敬對曰以臣所知王伯勉可任吏部尚書姚文然可任戶部尚書魏象樞可任左都御史上領之厥後姚魏二公皆至尚書王公前歿未及大用蓋上夙知公廉慎不欺故見信如此尋進刑部左侍郎定例官員負官錢而家產盡絕其家口沒為官奴公察知胥吏負官錢而家產盡絕有豁免之例欲比例引之同官持不可公曰胥吏作奸犯科尚得邀恩蠲豁況職官乎此定例時漏略非法之平也竟毅然引之得俞旨遂著為令自時厥後全活亡算公居恒謂即事之活人

有限立法之活人無窮其持論公正寬平類如是也尋請急歸鄉里城東門外有菜圃林木翳然築載酒堂三楹破茅不補椽桷不斲素木為几椽皮為屨束書行竈翛然獨往置小舟池中與客觴咏泝洄上下自以為濠濮之趣不減江湖棘籬無門苦竹蔽虧人望之如方壺員嶠時行吟於野時跨驢入市舍者不避席煬者不避竈夷然自適而鄉人化之亦忘機如海鷗焉嘗訪道東浙喜會稽山水慨然思王謝支許之風歸上雲棲而後返已未魏公象樞為御史大夫薦清節八人公居首名起

刑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疏辭不允司屬佟某以
讞獄失出當罷公惻然曰佟有老母在吾不忍其
以罷官傷母心吾代任之耳遂鐫一級佟感泣曰
高公古人也下直輒與予輩飲酒賦詩邸舍湫隘
庭不旋馬出入不識圍卒之背居一年以老病乞
骸骨既得請移居宣武門西松筠菴相國馮文毅
公過之禪喜竟日公賦詩曰戶倚雙藤禪宇開無
人知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朝市風味依然兩秀
才子繼和云二老前身二大士相逢半日畫爐灰
他年古寺經行地記取寒山拾得來迄今松筠傳

為故事公將東歸唯一羊裘無禦寒具姚儀郎中
者慕公清德為製重裘追送數十里外以裘衣公
而後返姚督臣某子以俠聞其後改總兵官云公
天懷坦蕩與人交不為編籬插棘入其室機心械
事令人自消方門戶之說興各有部黨公坦懷游
其間視蠻觸蝸角不足當一瞬而南北部舉無疑
之者夫以白樂天之賢而猶不免衛公之忌必其
猶有町畦者存也公於是賢於樂天遠矣公歸田
坐卧一小閣不接賓客几上唯梵夾旁行金剛淨
名數卷外不復觀他書常和寒山子詩以見意預

三石九十六
作生壙春秋佳日時攜親故觴飲其中大抵公齊物似莊生平等似調御三樂似榮啓期坐人春風中似程明道樂道人善似邵康節耽禪悅似晁文元蘇文忠子常謂公非圖作佛正藉此打破利名圈續耳公笑而不答蓋公天性純粹又涵養於道德仁義者最深為仙為佛無所不可而其要歸則吾儒修己以敬反身而誠二語而已公為詩如麻姑擲米粒粒皆成丹砂然不自愛惜緣手輒散去結集之責微大迦葉其孰任之餘如和寒山詩文稿迂儒話救荒略等書尚數十種藏於家公素無

疾丁丑十一月忽飲食稍減呼諸子孫前語之曰吾將逝矣己所不欲者勿以施諸人天之所惡者勿以行諸己爾輩勉之矣洒然而瞑公生以萬曆壬子八月二十九日距其卒得年八十有六元配岳氏累封夫人前公二十一年卒子男子二人之駒順治己亥辛丑進士平越縣知縣之騏太學生候銓州同知子女子三人適余姪啓沆張篤慶

□孫八人肇恒肇恪等以戊寅年四月二十六日大葬於淄川城南之祖阡公治命也銘曰

謂公為慧業文人而遺其糟粕謂公為經濟名臣

而志存丘壑謂公爲道學真儒而不名濂洛謂公爲人天導師而已解禪縛世出世間天游寥廓八十六年不愧不怍衆香國中游戲去來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誥授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分巡河西道素垣鮑公墓表并銘

元置行中書省於諸道又置行御史臺設平章叅知政事御史大夫中丞等官皆視京師其權最重明洪武初尚沿其制後乃改爲布按二司然其權猶重布政使缺往往以尚書出掌之如黃忠宣之

於交趾道是也厥後設巡撫又設總制以益其上於是二司之權始輕本朝因明之舊而臺諫屢以裁官爲請於時茂異之才退居林藪而不獲見用於時者多矣此吾於鮑公而不勝愾然太息也公諱開茂字夏生別字素垣濟南之長山人曾祖君恩祖爾祿父化龍性倜儻不殖生產公幼而穎異讀書目下數行於是使長子開芳治田而使公治書公發憤曰均爲人子兄任其勞弟享其逸可乎不能自致青雲以報吾父兄者非夫也研練鑽穴業以大就中明崇禎壬午鄉試世祖皇帝順

治丙戌傳以漸榜 賜同進士出身授瑞州府推官志存矜恤人稱明允江西初定學校未興臺使交薦以按察司僉事攝理通省學政奉 俞旨公感激 朝廷異數謂江西理學節義之鄉鹿洞鵞湖規條具在日進諸生講明而訓課之西江文教之興實自公始己丑湖南用兵袁州臨吉之間伏莽嘯聚所在蠡起庚寅遷湖西道布政使司叅議至即調兵食簡精銳申約束定賞罰廣間謀據阨塞又示恩信以招徠之散其脅從卒用降人爲鄉導擣賊巢穴於是賊渠劉京就禽其黨皆鳥獸散

而上游之路始通公上功幕府疏聞於 朝是役也山坑之捷按釋擄掠婦女七十餘人顧里之捷按釋婦女一百六十餘人皆完其室家如更生焉大盜旣平然後葺學宮勸開墾三郡汙萊悉成沃壤方次第舉行而公以內艱歸矣戊戌起家肇慶道副使兼攝瓊雷肇多徭人瓊多黎峒往往梗化聞公至相告曰是平湖西劇盜者皆帖帖毋敢犯法辛丑改陝西西寧道以父老將請侍養父不可乃泣涕受命尋宅外艱乙巳起補廊延安經大盜蹂躪之後土曠民稀人不給於耕耕不給於賦

三十九
賦稅日逋戶口流散公慨然曰明末劇寇亂中原
皆延人也今此子遺可不思所以勞來而安輯之
乎是非折畝不可乃作折畝議上之督撫具疏上
請報可於是三川流民歸者數千家戊申有旨
省方面官遂奉裁歸而公亦倦游矣里居與諸遺
老修香山洛社之會無復用世意周村巨鎮四方
商賈走集公世家於此視錢刀若將浼焉終其身
口不道計然之策即此一事過人遠矣生以萬曆
乙卯十二月十五日卒以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初
九日享年七十階中憲大夫歷官陝西按察司副

使元配周氏繼張氏贈封皆恭人治行相望而撫
育子女以克終公志則張恭人之功於鮑氏也子
男子一人秉謙歲貢生候銓教諭子女子二人一
適子兒啓沂一適益都趙澤漸孫女一人公之葬
少司寇高公珩旣銘之矣後二十三年而予爲之
表銘曰

猗公之才允文允武絃誦詩書折衝樽俎湖西誓
師殲彼虓虎雕陰分臬均茲稅畝九天雷電三春
膏雨公之宏略建牙開府未竟厥施以篤餘祐
文林郎直隸河間府推官繩東高公墓表並

文銘

公高氏諱瑋字握之別字繩東其先自蒙陰徙淄川曾祖柳溪公汝登名德重鄉里祖東溟公舉萬曆庚辰進士歷官巡撫浙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父宏室公所蘊娶於王為先太師大司馬府君女生公暨弟少司寇珩世所稱念東先生者也二公皆具異秉數歲已讀書等身幼隨母歸寧太師試以經藝立成各嶽嶽不相下大奇之及歸親送之門或以為問答曰二孫雖童稚天下奇才也吾見之如中郎之於王仲宣元禮之於孔北海詎可以

童子而忽之由是益知名公年十四補博士弟子每試輒冠其軍而司寇以原籍為青州府學生每試與益都孫文定廷銓臨朐馮文毅溥鼎立相甲乙四公齊名一時亡敢抗者崇禎己卯公以第一人領解額文毅次之文定與司寇名又相次時人豔稱之比於唐陸宣公之得韓愈李絳崔羣李觀諸人宋歐陽充公之得二蘇曾鞏劉攽云既而司寇以崇禎癸未登第為館職又三年世祖章皇帝順治丙戌傳以漸榜公始賜同進士出身授河間府推官是秋應河南聘為同考歸履任未幾

而河間失守封疆大吏已下皆得罪公理官耳又
初受事亦牽連罷官公夙抱文章經濟入官數月
百未一試輒罷去又非其罪侘傺拂鬱咄咄無可
告語無聊不平則寄興山水自放於酒人秫田歲
入皆以釀酒平居無日不飲飲未嘗不醉客至必
留飲閉閣投轄鳴夷交卧不聽輒去如是以爲常
嗟乎士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夫旣得時
而駕矣而坎壈失職百不一試譬蒲梢天馬籥浮
雲近閭闔而中道忽蹶湛盧干莫水截蛟龍陸剗
犀兕爛如列星渙若冰釋甫脫匣而鋒折能不伏

櫪悲鳴中夜吟嘯者乎此志士所爲搯擊太息而
欲呵壁問天者也公嘗游廣陵登酒樓醉後題壁
作擘窠大字鳳跋龍拏翌日人疑其仙也跡之知
爲公則競相傳說以擬武功之游康山云公雖自
放於酒然每集子姪族鄙誨以讀書作文之法凡
所成就者數人一諾終身不忘嘗受族兄託孤卒
撫之成立族有孤女具奩資嫁之公慷慨磊落與
人交不屑爲煦沫而義所當爲赴之不旋踵與司
寇洎季弟瓚終身友愛無間言其於酒特寄焉耳
生以明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卒以康熙

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得年六十元配張孺人文淵
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公至發孫舉人泰來女繼
配王孺人側室侯氏子男子七人之麟之駢之騏
之騫之駮之隲之駟子女子四人一適張之良一
適孫生孫一適謝永思一適畢盛鑑孫男二十人
肇嗣肇勣肇泰肇賢肇順肇京肇錫肇和肇翰
肇聰肇毅肇鈺肇雍肇鈞肇鉸肇蕢肇濬肇健
肇溥肇錦曾孫十四人述緒啓緒增緒傳緒碩緒
炯緒遠緒遞緒炎緒景緒晷緒堅緒持緒源緒五
世孫二人貽穀貽慶以康熙九年十一月初七日葬

郭外城西南坤域祖墓之側銘曰

渤海閼闕文章伯兄弟大名互主客一為雌伏一
雄飛落羽今稱大小翮垂天之翼胡摧藏身雖伏
矣名則揚節節足足鳴歸昌千古齊鳴雙鳳凰

帶經堂集卷八十三

此乃... 古齊... 雙鳳凰... 文... 卷八十三

帶經堂集卷八十四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蠶尾續文十二

墓誌銘

誥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
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拜他喇布勒哈番
諡襄勤于公墓誌銘

國朝有清忠彊直經濟名臣曰兩于公皆諱成龍
其一官總督江南江西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
諡清端其一歷官總督河道兵部尚書兼右都御
史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少保諡曰襄勤則公

也字振甲世爲奉天蓋平人徙廣寧父得水光祿
大夫三等阿達哈哈番以公貴進封光祿大夫都
察院左都御史鑲紅旗漢軍都統本生父國安移
贈如前官公少有威稜慷慨負大志起家樂亭縣
知縣恤民緝盜有殊績以註誤去樂亭民數千人
再叫 閻乞留奉 俞旨復官以才望推舉知通
州治視樂亭而加嚴逋盜屏迹會禁旅班師令行
禁止市肆不擾是時于清端公填撫京畿雅重公
治行尤喜其慇直無隱遇之有加禮會清端擢總
督江左右開制府於金陵特疏公知江寧府引以

自助公益江寧益勵清節事關利害侃侃持之雖
制府亦不苟同清端愈益重之徐州奸民某走京
師以左道惑衆上變事下制府檄江寧鎮江兩太
守會鞫公力白其冤狀制府疑故縱詰責甚厲公
庭爭曰某一身不足惜殘民以逞其去屠伯幾何
以一官易數百民命某實甘之制府無以奪疏上
部議不可讞獄者皆麗考功法當免官公聞之怡
然卒荷 上恩得釋瀕江蘆洲土沃而賦輕明時
多勲戚產入 本朝豪強隱佔貽累小民公銳志
澄清有課而無田者曰坍江立予豁除有田而無

課者曰欺隱陞課而薄其罰凡密蘆稀蘆泥灘草灘水影各有差等蘆政一清京口駐防水師設沙船數百艘教習水戰每遇修艙之期例分發各郡禁令勿派民間一錢制府力請公修格于部議比工竣他郡一船或費至千金公躬自料揀竹頭木屑未嘗輕棄比訖工計一船之費不出二百緡制府善之康熙二十三年上南巡至金陵諸守臣迎駕通濟門外上首問于成龍安在公趨跪馬前承旨上目注者久之至行宮傳命賜御書一卷回鑾次宿遷特旨擢江南安徽

按察司按察使 駕至京師 特召公父入朝 賜貂裘二襲仍傳諭八旗父兄教其子弟當以于某為法其寵異如此尋命以按察使督理下河會河議起眾喙紛紛公亦召入留京師未幾特擢僉都御史巡撫直隸康熙二十四年二月也 陞辭 天語褒嘉諭以奉公守法潔已率屬公前奏曰 聖訓八字臣職分所當為然臣受恩深重非行他人不敢行之事不足答殊知於萬一 上霽顏曰第言之公奏曰畿內民生不安由於盜源不靖首在弭盜以安民今八旗投充匪類

三〇〇十
稷狐社鼠憑藉權勢肆詐行劫有司莫敢譙訶積
漸既久釀成厲階請 許臣用三尺法便宜行事
凡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及公侯伯以下奴客有犯
無赦即上而皇莊莊頭有斃法者臣亦得以三尺
繩之勿有所徇庶姦宄有所畏忌民生得以安全
上嘉納之因問如此行去盜賊何時可靖公屈
指曰三月可矣 上諭如工部所用車兩皆發現
銀應在京師近地僱覓今竟派諸州縣貽累民間
此項銀兩作何開銷公奏臣兩為直隸州縣官稔
知此事顧積弊尚不止此即如狐皮一項聞部徵

折色每張止五錢州縣起解竟什倍之 上諭爾
莅任後凡如此等利弊應興應除者一一奏來公
承 旨復奏巡撫二字顧名思義職在巡察地方
撫綏百姓向因不肖督撫出巡郡邑盛騶御飾廚
傳所過驛騷屬吏望塵奔走救過不暇何暇陳民
疾苦是為民大害者督撫其尤也督撫出巡有禁
蓋由於此臣請輕騎減從到處巡察大廉大貪立
即飛章入告請黜陟以示勸懲臣知有 君父不
知有權要 上曰爾由按察使擢巡撫出朕獨斷
不由廷推此行努力為好官以副朕懷又 諭爾

當廉潔愛民以寬劑嚴不可太刻朕御下以寬爾
具知之宜體此意公奏 皇上好生之德洽於民
心天下黃童白叟皆知之臣起家州縣身歷其苦
不敢過為刻覈以辜 聖恩 上曰今之督撫朕
可相信者惟兩江總督于成龍江南巡撫湯斌及
汝三人耳受茲重寄當實心實政有始有終如總
督于成龍做一番方好公奏臣之屢擢不由推薦
皆出 宸衷臣若自甘不肖即 天顏何以下對
九卿臣萬萬不敢出此公至後左門 上命御前
二侍衛傳 賜白金千兩表裏二十疋公既莅上

谷諭衆曰何利可興但能無害於民便是利矣其
為治在肅官常嚴盜賊禁科派三輔吏治風俗為
之大變於是首疏狐皮採買累民請額徵折色解
部奉 俞旨三省所解狐皮准解折色於京師採
辦山西河南咸食其利又請免追淺夫已給工食
請停州縣協運灰車請除派解芝蔴花絨刊刻由
單黎板請豁派買食鹽內黃縣鹵地包糧請豁任
縣被水地畝寧晉縣水荒錢糧先後得 旨允行
又特請旗民雜居之地槩編保甲以清盜源請設
四路同知專司捕盜盜發立禽戮之終公之任桴

鼓不鳴即椎埋胙篋無所容其奸勢家倉頭廬兒皆屏息勿敢橫於市雖趙廣漢尹翁歸之治京兆無以過也又收案惡衿劉平成旗惡沈顛宦官張進昇大盜司九張破樓子等若干人置重典豪猾膽落二十六年四月 上諭諭吏部國家設官分職原以綏靖地方惠養黎庶督撫為封疆大臣表率屬員尤須才守兼優方於吏治民生有裨直隸巡撫于成龍自為縣令以至郡守素秉清操愛民盡職遂自臬司超擢巡撫簡任以來孤介自持清廉益著釐奸剔弊扶弱鉏強境內寧謐旗民允

服殊為可嘉特加太子少保以為廉能稱職者勸
十月 駕幸霸州公迎謁 行在 賜坐 賜食
賜御乘良馬及黃鞍韉黃轡白金千兩 諭以
惜身報國皆異數也二十七年 命侍衛頒 賜
御服貂裘二十八年 南巡視河 命公扈從班
都察院之次 賜團龍 御衣二襲 駕次揚州
命同內大臣郎談侍郎凱音布徐廷璽閱視下
河情形至浙復 命扈從北還值畿輔歲祲發帑
賑濟公遴守道劉殿衡清苑知縣邵嗣堯三河知
縣彭鵬司其事預傳示饑民勿離其家官按尺籍

三十七
攜帑金分路詣給饑民免顛踣道路之苦全活亡
算二十九年額魯特噶爾丹逆顏行 上帥六師
問罪塞外 命公勒兵以從公聞 命即日戒途
將抵京師有 旨留管驛遞事務標兵以偏將領
之駐遵化未幾內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尋 命兼
鑲紅旗漢軍都統以御史大夫兼領固山額真前
此未之有也公在臺不事彈劾博大寬厚而人敬
憚之家素清貧雖洊歷至大官不能營居室 上
知之 特賜甲第一區公始得迎父母同居朝夕
定省人謂 上之曲體勞臣下之潔廉奉公蓋兩

得之三十一 年總督河道缺 上難其人改公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理河道提督軍務
三十二年春正月莅官視閱兩河相其緩急首幫
高堰寬五丈許堤既固則周橋不開裴家場水出
如駛復於清口水出之處加築大墩逼洪澤湖水
什八敵黃什二入河濟運歷三年所淮揚奠安民
獲耕稼三十四年以外艱歸廬於墓側絕意仕進
明年噶爾丹寇外藩蒙古部落 上親征 詔起
公田間以左都御史總統督運中路大兵糧餉軍
興重任莫過於此故特以屬公 諭內外文武官

員聽其調遣又奉六部不得掣肘之旨公慨然曰人臣竭智抒忠正在今日合計米車六千餘兩兩須牽挽馬羸四計無所出乃奏令大小臣工洎士庶捐輸予之敘錄命下旬日不煩購買而足以三月二十日發京師車分二十七運運有隊伍守衛相助行駐以時賞罰有令井井如也次和兒撥昂吉圖沙磧廣至四百餘里車不得行公下令軍中能伐道左柳枝夾泥沙墊路者奏請敘錄令已下馬自持利刃為士卒先眾皆感奮不數日而路成車馬如行康莊頭網達御營纜五十

九日後網銜尾已至拖嶺而西路大軍糧絕大將軍費揚古飛章告急有旨令公速撥運以濟西路士馬騰飽六月上班師詔以餘馬貯查漢那羅及魁蘇以需後命其冬駕復出塞公司郵遞三十六年駕幸寧夏命公扈從公先馳入寧夏三日迎大駕於河口上撫公肩密諭良久他人莫得聞尋以公為總統督糧北進至船站導命驗賞蒙古官兵帶甲數十萬魚貫而前照耀川谷軍容之盛古未有也至戈必地乏水草以守備林之本為前導林夜行迷失道下馬環坐

待曙久之明星出知為東也乃騎而東不數里忽抵黃河始飲馬蓐食望西北有大山亘沙漠中蒙古曰兩狼山也望山西北行行二日得泉而甘挹之不竭人馬皆霑足氣百倍遂報請移臺於此公率衆長驅至郭多里巴爾哈孫水草豐美路無留行已而大將軍移文糧運勿前公留屯三月乃掘塹築城城高六尺塹深九尺開南北二門列柵以時啓閉已而大將軍捷聞逆渠授首大軍振旅而還七月抵郭多里巴爾哈孫糧無匱乏公同諸臣復命上勞之曰卿輩勞苦得成大功引額魯

特僞將軍丹吉喇示之曰此統領大兵糧饟于都御史也敘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襲三十七年二月命公以總督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管直隸巡撫公去上谷至是已九載矣凡公所措置廢弛殆盡畿內士民間公至相與歌舞於道豪右咋指相戒勿以身試法 陛辭 賜御書龍飛鳳舞四大字又 賜柏臺清肅榜書及 御書法帖金剛經各一部四月莅官以渾河泛濫 命改河道于固安縣北直達湖淀自天津入海仍發帑金三十萬公奔馳胼胝不一月而告成入見 賜名永

定河 賜公東珠帽一 御書扇畫扇各一 御
書綾幅二又 諭公贊皇積寇阻山為窟當何以
治之公請帥師親勦 上曰不可當先撫之如不
就撫勦之未晚公遵 旨舉中書舍人朝琦前叅
議李毓柱等往諭禍福賊渠十八人遂出降其冬
河督又缺 上復以命公而公已病不敢控辭十
二月之任時黃淮兩河敞壞已極攔黃壩築而河
底日高周橋閘開而下河為壑公仰天而歎無所
措手三十八年春 上再往視河公迎 駕于中
河慰勞有加至清口 上親指示要害令勿隨

駕三月迴 鑾公祇迎於京口 上訝其羸瘦

顧問再三曰 朕有良藥當賜卿明日駐蹕江天

寺 賜藥及 御書澄清方岳四大字 御製詩

一幅 駕至揚州視芒稻河指示方略 賜佳哈

御舟次九里岡又 賜御書樂休社三大字 御

書堂聯二十二字四月送 駕於皂河口歸淮力

疾日馳河干不敢自暇逸食少事多病以增劇十

月 上召公長子永裕問病狀 命馳往省視以

聞公感激 上恩請暫休沐兩月 允之再遣

天使存問 御醫齋禁中良藥馳驛往永裕歸復

命 上慰問備至 賜高麗人參一觔遼參二觔 命永裕齎往侍疾公方假歸濟寧力疾考閱將領望 闕謝 恩祇受明年二月歸淮上病益劇二十三日呼永裕曰病入膏肓非藥餌可愈兩河重大勢難卧理急繕疏請告求 至尊別簡賢能大臣勿悞 國事以重予罪明日趣具謝表顧永裕曰吾受 上恩深重今惟三事抱憾河工未成一也汝祖母年八十侍養不終二也祖墓未築三也餘無可言以二十七日終于淮署訃聞 上震悼 賜卹有加謚曰襄勤 命侍衛馳奠於淮

有司歸其喪於京師公剛方正直豁達無城府持躬廉慎見義必為有德於己雖久遠不忘報一捐之舊見其後人困窮必曰此吾故人子也周卹之過於所望公入為御史大夫予適為中丞每接公言論丰采以為蹇蹇匪躬有大臣之節而公與予亦有知己之言雖退無私交而以公義相取有古人之風焉故於永裕之請謹按狀敘述梗概以告 惇史元配李 皇贈一品夫人繼配周 誥封一品夫人內治相望公為巡撫馭吏嚴正務在激揚夫人從容請問曰事苟不干 國法宜以寬濟之君

昔爲小吏今爲大臣若激揚過嚴下將弗堪其賢
明知大體多類此公生於崇德三年七月初五日
卒於康熙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三
周夫人生於順治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後公月餘
以四月十三日卒年五十有三其年八月二十四
日合葬於西山之賜阡子六人永禎早卒次永裕
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軍功加三級永世廕生永
禧永祿福元女二長適長垣縣縣丞董廷佐次適
廕生張瓚系之銘曰

卓犖于公國之寶臣天生偉人媿周甫申如彼喬

嶽千仞嶙峋如彼巨海孰測其津圭璋特達庭列
九賓不介而孚孚於帝宸拔自羣寮爲人司命

爾字切

遂建節樓撫我郊甸

池鄰切

鼎鑄神女姦不若潛

遁

徒均切

魑魅騰逃其走跋跋枹鼓稀鳴矯虔用悛

犬卧生鬣桑麻蓁蓁爰簡行河沸鬱孔殷胼胝

手足墮竹負薪北鄙陸梁以勞至尊六師順動

捷如鬼神公實總統以餉大軍萬車沙磧如雷隱

麟踰狼居胥瀚海之濱埽穴犁庭克集大勳廟略

指授秘不得聞入贊帷幄出屬橐鞬關中蕭何河

內寇恂飲至明光寵賚便蕃細侯重來甘棠之陰

契翁磨牙如犢服馴再筦河渠賈志未信斯人切公

志伊何唯君與親歿而猶視丹心不泯 綸綍煌

煌易名襄勤冢象祁連大鳥墓門我作銘詩載之

貞珉大書深刻垂千萬春

誥授光祿大夫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裕

菴蔣公墓誌銘

嘗讀南豐曾氏隆平集子朱子名臣言行錄所載
汴宋百餘年間鉅儒長德類皆以惇大忠厚為國
家培元氣為士大夫厲廉恥絕遠于好名喜事者
之為王沂公有言人之踐履無過誠實又云范希

文未免近名竊歎東京累葉太平無事之福實繫

于此而士君子立身從政之道斷可識已此予于

誌御史大夫蔣公而慨然歎興也公諱弘道字扶

三別字裕菴平陽臨汾人曾祖考進忠祖考良臣

考有德三世皆以公貴顯 皇贈都察院左都御

史曾祖妣汪祖妣南茹妣張皆 皇贈一品夫人

公幼從父游學京師隸籍大興故又為大興人少

讀書五行俱下過目輒弗忘中順治十四年順天

鄉試會科場有蜚語上 聞南北兩闈皆被 旨

覆試大廷 世祖皇帝臨軒親定甲乙公在優等十

六年再行會試 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
與戊戌諸吉士同教習館中 世祖萬幾之暇
幸瀛臺 幸西山南海子輒 命扈從侍 清宴
備 顧問非他司所敢望旋丁外艱服闋授國史
院檢討丁未會試充同考試官得桐城相國張公
英暨李嗣真鄒度鏞彭期諸人得人之盛一時無
與比遷國子監司業與華亭沈文恪公同心教育
得人尤盛如王少司徒紳陳宮尹元龍錢大京兆
晉錫王中丞材任張少詹廷瓚沈讀學朝初徐讀
學元正皆有聲蹟蔚為名臣遷翰林院侍講進右

春坊右庶子兼侍講轉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未
幾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克 起居注日講官被
命纂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加 恩起居注諸臣
特加銜詹事府詹事 上駐蹕馬蘭峪公扈從
賜觀湯泉雲南蕩平特以元夕 賜宴 乾清宮
命賦昇平嘉宴詩仿柏梁體自公卿洎翰詹監
寺臺省凡九十三人公與焉 御製首倡詩成勒石
御製序文頒 賜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侍講學士仍加銜詹事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
郎公居館閣二十餘年恬靜自持恥為營競埽絕

依傍後進有馳騫先之者公義命自安若無所聞見積薪之歎無幾微形于顏色故二十餘年皆以資俸序遷未嘗躡等詞林恬退者率恃公為典型公望益高康熙二十四年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奉命充冊封安郡王妃副使公在翰林久尋討典故諸凡郊廟學校賓嘉會同諸大典禮罔弗諳悉而一以敬慎將之號為稱職一日堂吏密白失印諸公相顧錯愕公曰徐之今日文書稀簡且不急令納印庫中而從容視事如故亡何獲印乃守卒所為欲以陷直月郎官得印函紫泥于

其鞞中論如法其雅量鎮物如此改戶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先滇黔用兵士子廩餼裁充軍餉公力請復之一日戶部奏事上顧問蘇松浮糧何以獨重公退而考稽顛末將條列入告仰副主上軫恤東南至意會牽于衆議不果然聞者躩之太皇太后暫安梓宮大禮告成上躬齋冊寶詣山陵上尊謚公扈從陪祀是時以三秦諸郡荐饑開捐輸之例女奴欺百出公在事三年不為親故一人求官不以尺蹠通撫藩諸大吏康熙三十年特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御史大夫號雄峻公

三万八十三
一以簡靜居之不立門戶不畜恩怨不務生事不
樂彈劾不矜赫赫之名正己正物有古大臣之風
會平陽地震見告上特諭公歸視其家詢民疾
苦仍命同籍在京官願往者聽公感激殊恩星
馳就道至即大集父老子弟宣布朝廷德意然
後敢過私家上祖宗墳墓更解橐中裝賙卹無告
助縣官所未逮與其長吏周視城郭樓櫓經營版
築還朝復命上嘉悅康熙三十四年也明年
目疾作疏請解職奉旨卿簡任總憲正資料理
覽奏以目疾求請解任情詞懇切准解任調理該

部知道家居八載焚香晏坐不通賓客遇元旦長
至一萬壽節必具衣冠望闕拜如正衙之禮四
十二年四月病加劇口占遺疏謝恩治命歸葬西
河先墓之側以初八日薨于正寢公坦白樂易胸無
城府對之如飲醇醪不覺自醉義所不可則侃侃
持之不屑媵阿詭隨甘恬退惡躁競終身無改節
與人交不可得而親疎久而敬之古所云淡泊明
志寧靜致遠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公之謂歟予以
詞林後進與公同官度支又先後為御史大夫以
道義相契合終始無間庶幾古人之交公又命諸

子從予執業晚歲閉門埽軌與予歲必數相見杯酒道舊故不殊疇昔及公夢奠之日予走哭寢門追念平生不知老淚之橫集也公生以崇禎二年己巳七月初二日距其卒得年七十有五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六級階光祿大夫 賜宴迎薰亭觀荷 賜藕 賜筆 賜貂 賜觀湯泉 賜宴乾清宮 賜 御書唐詩恩賚便蕃稽古之力即何減漢廷印綬凡杖輜車乘馬也公性孝友喪祭一本書儀家禮置義冢廣渠門外以成先志事不具書訃 聞 賜祭葬如甲令配劉累封一品

夫人子男子五人申錫嚴州府知府敷錫刑部福建清吏司郎中疇錫歲貢生前卒晉錫丙子科副榜國子教習仁錫己卯科舉人有詩文盛名子女子二人適鴻臚寺序班邵啓謨翰林院檢討宋敏求孫男十七人某某曾孫一人某申錫等將以康熙四十四年 月 日遵治命歸葬于臨汾縣之阡來請銘銘曰 河汾之交背參之野篤生偉人卓爾大雅通籍射策著作之庭錯綜七略紛綸五經爰佐秩宗職典三禮爰貳司徒民極立止惟 帝疇咨峻陟中臺

三百五十五
清明廣大元氣用培麟游于藪鳳翔千仞鄙彼鷹
鷂毛摯奮迅帝咨副相需次和羹勇退急流匹
美淡成公實仁人恥為指嗾後生聞風勉為忠厚
公實讓德不忮不求修其天爵心逸日休公之行
履具在惇史吁嗟善人為國之紀姑射迢迢汾流
湯湯九原可作名臣之藏

誥授光祿大夫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
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厚菴朱公墓誌銘
前總督閩浙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朱公以康熙三十九年九月九日卒於淮上
其孤紉等來徵銘隧道之石子與公為拂塵交跡
公平生卓犖英偉屢更大任聲蹟赫然後之惇史
宜大書特書不一書者其忍牢辭按狀公諱弘祚
字徽蔭厚菴其別字系出春秋邾國元朱右作邾
世譜源流甚晰其居東昌之高唐近可稽者曰志
高再傳曰仲卿三傳曰美先即公考也累世隱約
不仕好行其德俱皇贈光祿大夫巡撫廣東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曾祖妣劉祖妣劉妣姚俱
贈一品太夫人贈公有丈夫子五最顯者中子昌

祚官至總督直隸河南山東三省兵部尚書階光祿大夫謚勤愍公其第四子也公幼丁喪亂轉徙金陵婁東順治乙酉 王師渡江始間關北歸而勤愍公自明末兵間相失至是亦從 龍入燕家室復完乃移居歷下為濟南人公省勤愍京師故太常卿桐城程公一見奇之俾卒業焉期年而學大就歸舉山東鄉試年甫十九久之勤愍移兩浙之節總制三省以八旗屯田為百姓請命忤權輔指被逮公周旋患難職納橐餽丁未 上親政正權輔之罪復勤愍官 諭祭 賜謚官其子紱少

卿而公始就選人除盱眙令甫下車革除上官禮儀中火諸雜派累千金定徵輸畫一之法盱俗好爭訟多輕其生公揭律例通衢訟以衰止會旱魃為虐急請蠲賑又措金二千有奇買米賑之鄰封就食者數萬人是時蝻生徧野倏有羣蝗過之蝻悉附翼飛去竟不為災歲以大豐有麥秀三岐之瑞事聞得 旨優敘大計舉卓異第一 賜蟒服越歲臺省闕人公以循良被徵待 詔公車尋以從子紱官大理卿循例迴避補刑部廣東司主事稍遷貴州司員外郎秦中有逆案其牽連應戍者

身死無子妻當從戍而律無明文巡撫具疏奏請下部議公引律比例斟酌情法凡應戍身故其妻有子者流無者免制曰可著為令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妻應流巡撫以其舅姑老請留侍養尚書以婦無留養例不許公爭之曰父母舅姑等親也朝廷深仁下逮窮老子婦何擇焉卒許之旗人或典民戶十三口以質劑賄吏竊印鈐之將乾沒為奴公檄取印曆舊牘閱實抵吏及旗人于法十三人者皆得脫去遷兵部督捕郎中尋出為天津道僉事于是方修大一統志檄下直省繪地圖

上史館巡撫以公領其事東極碣石西北歷居庸紫荆以外諸邊鎮險要阨塞纖細弗遺圖上稱旨直隸守道闕九卿咸以才望推擇公進叅議初明改行中書省為北平等十五布政司秩二品而京畿以直隸中書省故不設藩臬二司康熙初以內八郡錢穀刑名無所統匯特勅設守巡二道分領之秩雖稍卑而事權與藩臬二使相埒公以才望特擢是官知無不為宣永諸郡兵餉例撥畿南相距千有餘里公請以道帑給宣永而以大名諸餉補道帑省道里費公私便之丙寅詔蠲八郡

賦部文獨遺宣府公謂宣府亦直隸地也何獨向隅力請并蠲之地近輦轂供億旁午協運灰車等物皆取辦俄頃動至數千金公悉為釐正裁革郡邑納賦舊設銀工以別真贗吏胥勾連折閱不訾民力大困公一切罷之所興除不可殫紀其灼然耳目者如此上廉知其能丁卯特旨超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東以少叅徑陟開府昔未有也 陛見 上御乾清門諭曰大法則小廉源清則流潔要以從容安靜始終如一奏對稱旨特 賜內帑千金及 天廐鞍馬以寵其行

初過庾嶺察知役夫之苦首禁之仍移文兵部凡使者出自有驛站供億不得于僱役外輕役一人粵東軍興已來無藝之征浮于正供悉罷之取墨吏之尤者劾去之餘俾以自新不為谿刻粵之鹽法壞于藩下奸人踞阜害皂莫敢譙訶之公條為八疏入 告衛所屯田畝例徵米三斗三升公疏言民田最重不過八升今屯田浮三之二非卹兵之道當比例裁減二事皆奉 特旨允行臨高澄邁吳川諸縣殘于兵燹積逋累萬疏請蠲賦流亡漸歸藩司總筭錢穀第舉成數不別條目吏胥因

得上下其手公檄令各屬按年逐項條分縷析吏不得因緣爲姦陽山阜商被盜禽獲黎王璣等三十餘人有司皆置大辟公評得其情特爲奏請獲末減廣惠潮諸郡有舟盜以藥迷人累年殘殺亾算公移檄城隍之神三日其黨自首立獲數十輩置之法其害遂絕逆藩平後奸民告訐無已公上疏請嚴妄首株累之例其略曰當藩焰方張聞風投冒倚藉聲勢者實繁有徒迨逆藩平定經刑部侍郎宜昌阿來粵其藩下人員應歸旗者悉已造冊解京冊內無名者釋放爲民二十三年兵部奉

聖旨定南藩下官兵家僕及貿易人等除真正遼東舊人及價買之人外逐一清逐發出爲民臣詳繹前後 詔旨 天恩浩蕩無非以諸人皆 朝廷赤子不忍株累且十餘年來或經補伍或已歸農或死亡遷徙地方官無籍可考乃奸宄之徒捕風捉影蔓引株連視爲奇貨或在部出首或有司告訐及水落石出而官民之被累已深敢請 皇上垂格外之仁下部定議以後奸人怙惡除不准行仍治以妄首之罪云云疏上得請粵人或以詩語被讎訐公察其作于前代法不應究立焚于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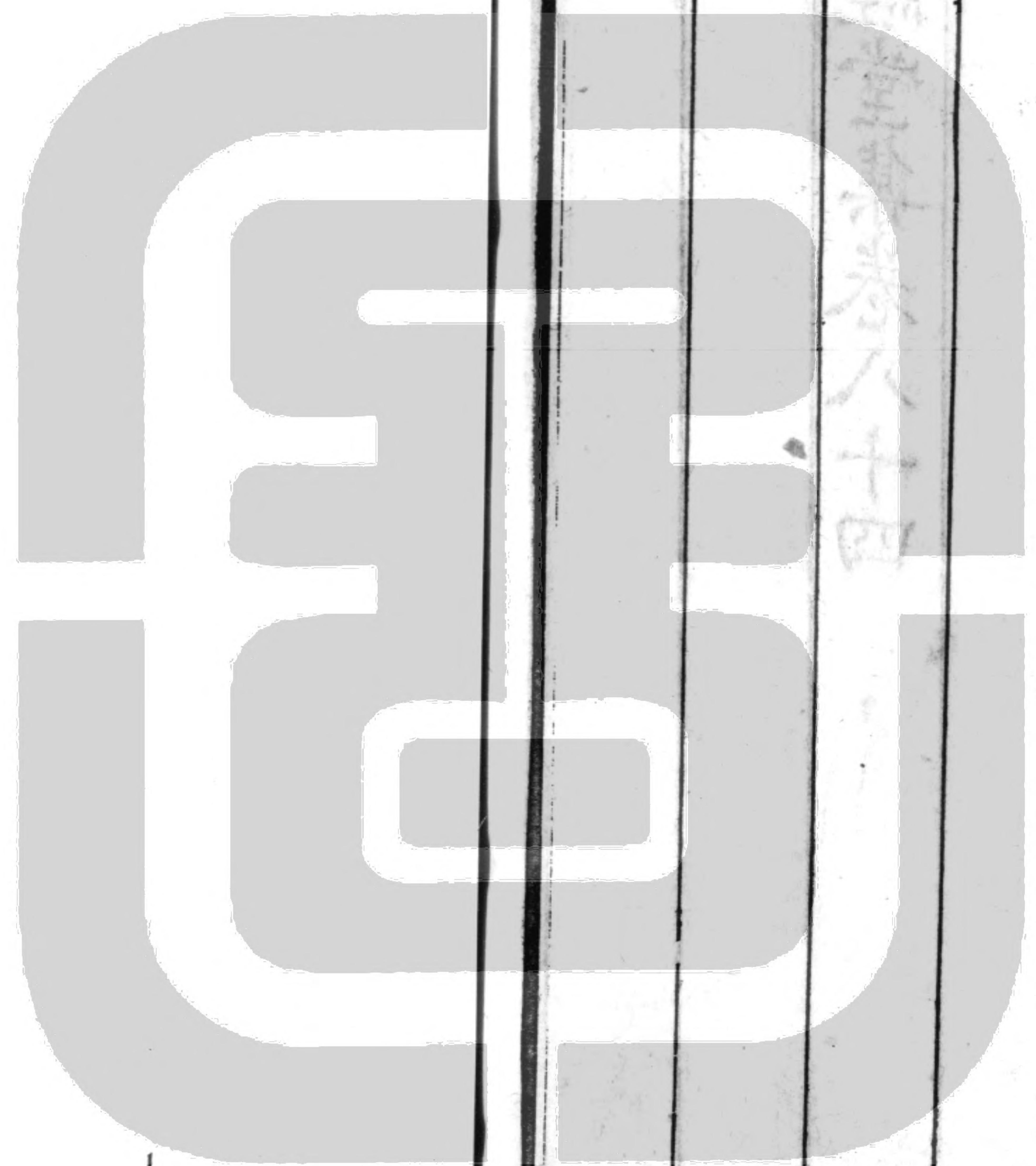
而文字之禍潛消廣州有彭演者市井無賴也夤緣軍功妄稱監司作橫鄉里道路以目公特疏逮治之凡所措施皆此類壬申擢總督閩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值兩浙歲祲有司議富戶捐賑人情洶洶幾致大變公泣事首嚴禁之民大悅臺灣初入版籍土著之民惟知耕獵奸胥猾弁往往侵之公飛檄嚴禁邊氓以安會廣東巡撫與巡鹽御史許奏特命公往勘尋命往江南相視太湖往例遣部院大臣而皆以命公蓋異數云甲戌以大計疏語不稱旨免歸優游

田野者六年庚辰奉命分修南河勞瘁致疾以是歲九月九日卒距其生崇禎庚午享年七十有一公眉宇秀發風骨岸異意所不可雖賁育不可奪尤精于吏事自縣令至制府案牘旁午手自剖決未嘗假手以自暇逸故燭照數計而事立辦遺艱投鉅而色不驚晚勤王事以死庶幾王臣蹇蹇鞠躬盡瘁者矣公孝友嫻睦內行多可紀述予特著其服官之大者故不具書公娶姚氏累贈一品夫人繼蔣氏繼王氏累封一品夫人子男子五人緡候選部主事絳刑部貴州司郎中綱兵部

武庫司主事九齡鶴齡子女子三人一適李庭蕙
一未字一字孫叔讓孫男五人崇簡崇道崇讓崇
勳崇敬孫女九人緇等遵公治命以康熙辛巳十
二月初九日將歸葬高唐祖阡之次來速銘銘曰
維邾得氏始春秋會盟征伐從諸侯二千餘年世
澤留乃有閔閔光魚丘家十朱輪前八騶交戟對
起羅道周哲兄節鉞奠中州難弟旌麾臨粵甌一
門將相誰匹疇軍容兩地千貔貅維公敷政何優
優不剛不柔不競絳召伯之棠人所謳萊公之竹
鬱以樛舊史特書表厥幽汗青不磨視松楸

帶經堂集卷八十四

皇朝經義文卷十一



卷之五